



青年
你是這樣嗎

明 聲 者 作

有凡，任責導報負僅者作，端各述所書本

• 定審會教公聽悉，述紀之德信關

Nihil Obstat

Sac. M. ACQUISTAPACE S. S.

Macai, 26-10-1943

准 望 若 羅 教 主 門 澳

Imprimatur

✠ JOANNES DE DEO

Episcopus

Macai, 27-10-1943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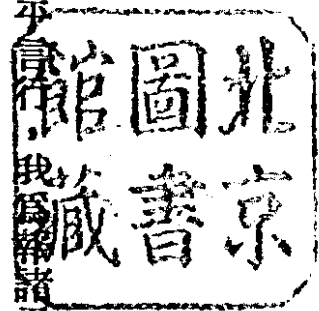
原 序

我親愛的朋友們！你們屢次要求我紀述同學多明我·沙維賀之生平

。現在這傳記已完成了；內容簡短而又率直，想你們必定愛讀的。寫這書有兩種困難：一是見證的人過多，

並且都仍然生存於世上，那末紀事的人難免被人議論；但我僅取你們和我所共見的，且大半經你們親手簽名證實的，這樣困難就似乎可以解決了。二是多明我和我同居三年，他所行的事，我往往參加其中，所以立言難免涉及本身；但我以歷史家的責任自負，執筆直寫，總不顧及其他，這點困難，不是也可以避去嗎？你們在書中每有見我自述至得意洋洋之處，應視為我的深情，原意是加於我們親愛的沙維賀及你們才好。我所以這樣的開心見誠，如慈父對於愛子一般，亦不外為這點愛情的緣故罷。

你們中或會問我：「何以獨為沙維賀立傳，而不為別的學生立傳？況且他們在我們中，素來以大德著名的！」我可答他：朋友！上主原來會派出模範少年多人來我們的當中，例如：嘉俾厄爾·花士奧，類斯·盧華，嘉彌略·加維奧，若望·馬沙利亞，及其他衆人。但他們的事實，終沒有似沙維賀的美妙及明顯；因為沙維賀之生平事迹，是顯然出衆的呀！但，如果天主賜我康健，加恩於我；那末這班少年，我當然有意為他們立傳，以答諸君之期望，及為你們之矜式。今值本書再版發行，我欲使讀者更感興趣，再加入多種事實，使雖讀過初版的人，亦以先親為快。



親愛的朋友們！說話雖然是這樣，但是在你們讀這書的時候，應乘間取益，如同聖奧斯定說的：『如果我的同學中，有一個與我同歲、同居、同一樣的冒險，或更險於我的，而能有方法逼肖耶穌·基利斯的人，難道我不能這樣？』你們須記着：真正的宗教，不在說話好，而在行爲好。你們在讀這書時，遇有值得叫好之處，勿只說：『這是美事，這事真合我心。』要說：『我讚美這人的優點，並要實行效法他！』

我的朋友！願天主以乘間取益之恩，賜與你們和這書所有的讀者，願會爲天主熱心臣僕的童貞聖母和沙維賀賜你們得專心一意，嚮往天主。因爲天主造我們，惟有天主才值得我們以一生的時日忠心奉事祂，及愛祂在萬有之上。

第一章 多明我沙維賀的誕生·秉性·敬愛天主

我在這本書裏所記載的，是一位少年的歷史。這少年的父親，名叫嘉祿·沙維賀，母親名叫畢西大，是亞斯地新堡（今已易名為鮑斯高堡，離多利諾城十公里）之貧苦而忠厚的居民。當一八四一年之時，嘉祿閒居，生計困窮，乃遷居於附近基利縣的利華村，藉治業養家。在那裏天主賜他們產了一個兒子，以慰他倆的心；這兒子是一八四二年四月二日生的，洗名多明我——解說屬天主的。這個名字，在孩子並無什麼輕重；然而沙維賀顧名思義而發奮努力，看他往後的事，就知道了。

多明我兩歲時，他的父母再因別樣事故遷回故鄉，擇居於模里亞道（新堡附近的小村）。一雙賢夫婦傾其全愛於兒子，以聖教道理教育他。多明我天性善良，自少即能專心敬愛天主，對於早晚兩課，一學便曉；年僅四歲，即能獨自誦經了。他當此好動時期，亦能常常依戀母親膝下，聽從訓誨，頃刻不離；離則退於僻處，誦經祈禱。

他的父母會對人說：「小孩子喜動喜看，凡經他手的東西，無不被他破壞；常使母親煩惱，常累母親擔憂。然而多明我總未失過我們的歡心：他不但服從命令，還似乎能委曲迎合悅樂我們的心意。」

多明我最誠實而動人憐愛的，要算接待他的父親；他在父親每天放工回家，即趨前迎接，握着父親的手，挽着父親的脖子，說：「親愛的爸爸——辛苦了嗎？爸爸爲我整天勞碌，我未有東西報答，有時還叫爸爸煩惱——我求天主賜爸爸身壯力健，並賜我有好志氣！」說着，陪伴父親入屋，又送上椅子請坐，所以他的父親說：「這兒子，是我疲倦時的甜蜜休息——我因此常常歸心似箭，要快快吻我的小多明我；因我已把滿腔的慈愛，傾注於他了！」

他敬愛天主的熱情，增進的程度，超過了他年歲的增進。他四歲時，如早晚課，飯前飯後經，既不勞他人指導，更能警醒家人勿忘記。一日，他的父母因事分心，未念飯前經就食，多明我醒覺清說：「爸爸，我們求天主降福這一頓飯吧！」他即先畫十字聖號念經。他日，有客來訪，入席之前，並無宗教儀式，多明我不敢直說，只是怒形於色，怏怏不樂。事後，問他爲什麼這樣。他說：「我很不願和人形而獸食的人同席。」

第二章 多明我在模里亞道村的善行

現在我所想貢獻於諸君的可算是一件奇事，這事情之奇妙，幾乎非常情所能想像；因爲說出這些奇事的人，是模里亞道的副本堂神父，所以這些事當然是真確的。

模里亞道的副本堂神父說：

「我初到模里亞道之時，看見一個年可五歲的孩子，常時隨着他的母親到聖堂。這孩子的樣子，是莊重的；態度是沈着的；狀貌是恭謹的；不獨我愛看他，就是其他的人們也讚賞他。有時他到聖堂，堂門還未開，這時看他那種情景，尤覺可愛；他絕無輕躁兒童的吵鬧叫囂的舉動，到時即跪於門限，俯着頭，合了小掌，誠心祈禱，直到堂門大開。雖然下着雪，地有濕泥，他也不理會。我見他這種行爲，很覺奇異，便查探這孩子是誰；那知就是冶工嘉祿·沙維賀的兒子！此後，多明我凡與我相遇，即喜形於色，以天神般聖潔的眼睛看着我，且敬問安好。當時他已入校讀書，明悟既開，好學不倦，所以他的學業日進。校中雖有惡劣的學生，但我並未見他與人爭執。或有辱罵他的，他就忍受不抗，靜靜地退避。我也未見他參加危險的遊戲，也未見他在教室裏有怠惰的行爲。同學中或有教他譏侮師長，或約他往野外偷菓、投石，及破壞人物等劣行，他就以老成達練的態度拒却。」

「他在聖堂門限所顯示的特別敬愛天主的心，年歲雖增，而這等熱心並不少減。他五歲即能輔祭，且輔祭時能具着真實敬愛天主的心。他每到堂裡，要是已有人輔祭，他就恭望彌撒，否則自往輔祭。他因身體矮小，不能遷移彌撒經本，便滿面愁容；及行近祭台，翹起足趾，伸手抱持經架——神父當然不可自移彌撒經本，但爲助他利便携取，即將經架移近祭台邊；他就快活地把經書移放台左。

「他勤行告解，到他懂得聖體與平常麵餅的分別的時候，即准他初領聖體；他熱心領受，並且覺得榮幸至極。我自從看見這個純潔無瑕的靈魂上聖寵的妙用以後，心裏常說：這孩子的前程，有無限的希望；願天主助他成功，培育這寶貴的嫩芽，由萌發而至成熟！」

第三章 多明我初領聖體·預備·澄心·定志

多明我初領聖體的資格，件件都已齊備，並無不足之處。他既精熟要理，又澈底明白祭台上聖體聖事的意義，並且更渴望領受。他所欠缺的，只是年齡未到罷。因爲慣例凡是鄉間堂口的兒童，非到十二歲，不得初領聖體。多明我當時只到七歲，況且身體短小，更覺其幼稚；模里亞道副本堂神父，不敢即許他初領聖體。特地和其他神父商酌，他們查明多明我行爲端正，道理精熟，且渴望領主，於是打破慣例，准多明我提早參列天神之席。

多明我得了這佳音，樂不可支，飛跑回家告訴母親。於是或祈禱，或看聖書，或在彌撒前後久留堂裏，彷彿已在天堂和天神作伴了。他在初領聖體的前一晚，向母親說：「媽媽——我明天初領聖體了，請寬恕我以前的過失罷！我以後誓必立更高尙的志氣：在校中必更用功，更恭敬謹慎，更聽命令，媽媽訓誨什麼，我就做什麼。」他母親自從得了這個好兒子，平日已暗自歡慰，更聽到這等說話，感動起來，忍着熱淚撫慰他說

：「愛兒！放心罷，什麼事都寬恕了！你求天主時刻保存你於聖寵之中，並且爲我和你爸爸祈禱罷！」

多明我在領聖體的那天早晨，很早起床，穿上他認爲最美的衣服，趕到聖堂；那時候堂門還未開，他如常的跪於門限，直至羣童齊集，聖堂門開了方才起身。於是先辦過告解，預備領聖體，感謝主恩，大概共歷五小時之久——因他入堂是最先，而出堂是最後。那時他並不辨自身是在人間，抑是在天上。

多明我初領聖體之日，就是他生平大慶之辰——這日可稱爲誠心教友超性壽命的誕日，所以數年之後，多明我一談及初領聖體，就喜形於色說：「那天是我良辰吉日呀！」

當時他會寫志願數端於聖書封面，以作箴言，這裡把它轉錄下來：

我，多明我·沙維賀，於一八四九年初領聖體所立的志願。當時是七歲。

○ 要勤辦告解，神師准領聖體我就必領。

○ 要謹守瞻禮之日。

○ 我的朋友，就是耶穌和瑪利亞。

○ 寧死不犯罪。

這幾端志願，多明我把它深深刻在心裏，謹守不渝，以爲言行的規律。讀者之中，如有未曾初領聖體的，我叮嚀切囑，請以少年多明我·沙維賀爲師表罷！我更切囑那些爲人父母的，和有管理兒童責任的，要看這件事爲最重大的事——須知善領聖體，乃終生不拔的基礎，甚少見善行這事而不爲熱心有德的教友的。那無數青年，任意妄爲，以累父母師長擔憂的，多是由於初領聖體時不善預備所致——所以若隨便去領，不如勿領，或待日後預備妥當才領！

第四章 多明我入新堡學校·善表·智絕惡誘

多明我畢業於村中小學，本當升學他方，因在本村沒有再可升學的地方。多明我與他的父母，都懷着此種願望，然而家道貧窮，學費從何而出？在這難關，掌管萬物的天主，當然會幫助他，使他行蒙召的道路。

多明我有時說道：「倘若我是個小鳥，願朝晚飛去飛回於新堡，以繼續我的學業。」他志願堅定，不畏困難，決要往離家約可二里遠的市立公學；以十歲的孩子，每日往返學校，須行八里之遙。況且有時狂風烈日，有時淫雨霏霏，路上泥濘；但這都無碍於多明我。因為他只知聽從父母之命，求救靈的學問，區區風雨，怎能阻他的志向呢！一天，有一老人在午後二時，見多明我挾着書包，獨行於烈日之下，他就向多明我和顏悅色的問道：

「你單身獨行，難道不驚懼嗎？」

「先生，何只是我一人，還有頃刻不離我的護守天神作伴呀！」

「雖然，當這酷暑之時，每日往返四次，不覺辛苦嗎？」

「東主厚給我工價，替他工作，當然不覺苦的。」

「你的東主是誰？」

「東主就是天主！人們如果為愛祂的緣故，而以杯水之微給人，祂也會酬報的。」長者聽罷，大覺驚異，就常以上面問答的話告訴他人，還說：

「十歲的孩子，也能說這些理論；這孩子將來必會揚名於世界的！」

多明我一天上學，被同學所騙，他的靈魂乃臨於極大的危境。這時正當夏日，兒童們慣往河池游泳，這

事對於靈魂肉身都極有危險。論肉身就有喪命之虞；因成年人和兒童之溺死於游泳的，年年都有所聞。論靈魂，危險更甚了；因為兒童群聚，好歹不一，赤身露體，這是不良的事。唉！少年們在這兒喪失天真，追悔無窮的，很多很多！但根究其禍源，多因和頑劣兒童共浴於可疑之地的緣故。多明我的同學，有些是習慣在河中洗浴的，他們獨自往浴不覺有什麼樂趣，就想多明我同往，而多明我竟為他們騙了一次。浴後，有人向他說明這事是不合禮的；他大悔誤入險路，竟至流淚痛哭。他覺着一次的錯誤，已有這麼關係；以後同學想再引誘他去，他不受騙了。但是同學中有二人最為狡猾，再慫恿他說：

「多明我，何以不和我們玩玩呢？」

「玩什麼？」

「游泳！」

「不，謝謝你！我不去了！我很不願冒險！恐怕會溺死！」

「來吧！這是有益的！因為在這麼酷熱的天氣洗了澡，胃口開，身體就強健了。」

「我已告訴你們了，我怕溺死呀。」

「不會的！去吧！我們教你游泳的方法，你看我們怎樣做，以後照樣做去。你將見我們游着像魚，沒水就像勇士了！」

「往那危險的地方，沒有罪麼？」

「什麼罪！人們都到那裏玩的。」

「到罪人所到的地方，未必無罪！」

「如果你真個怕溺死，只作旁觀罷。」

「莫饒舌罷！我心中煩亂。」

「來吧！信我們……不吃虧！我們伴着你，保你平安的！」

「你所說的，我要請准母親才行。母親准許我，我就和你們同去，否則不去了。」

「蠢東西！切不要告訴你媽媽！她必然不准的。怕她還通知我們的爸爸媽媽……把大杖給我們消熱哩！」

「這事既爲我母親所不許，可見不是好事！我決不去了。老實說罷，我會跟人浴過一次，誓不再去了！因爲這等遊戲，我既怕得罪天主，又恐喪失生命，請你不要再用練習游泳這事向我說罷！況且這事既爲你父母所憎惡，你也不應做的！須知道：凡爲兒子的，幹那父母不喜歡的事，天主將降罰他！」

多明我能够用溫和的言語拒絕這等不規則的行爲，既可免却踏着喪失天真的危機，而日後種種可悲痛的故事，也無從發生。多明我真可稱爲智慧的孩子！

第五章 多明我在新堡學校的態度。師長的稱讚

多明我在學校學了擇交之法：他見同學中勤學的，敬長的，守責任的，精於學業的，爲師長所看重的，便設法和他交好。見頑劣的同學——不留意於功課，說話粗鄙的——就快快避開他，像防避瘟疫一般。若只是懈怠——無心求進步的——就只和他口頭應酬，要是有所相需，亦儘盡本分便了，總不看他像知己般親熱。少年的多明我這等態度，凡是想品學並進的學生，都可奉他爲模範。今請一讀他的老師亞力山大·亞羅拉神父的記述：

「我對於少年多明我·沙維賀所有的觀感，很喜歡向人談說。他在幾個月裏，竟能令我愛他像親生的兒子一般，你要向我查問他的行狀，我很願意答復。因爲他的人品學問和道德，明明白白地印在我的心裡，惟有他對於神業一門，就未知道；這是因爲他的家離新堡很遠，所以他不必參加學生公行的宗教禮儀，若他能

够參加這等禮儀，必定也能表現他的熱誠的。

「多明我在模里亞道入初等小學第一年級，後來轉學升入新堡本校初等第二年級，那日是一八五二年六月廿一日，適值是學生主保聖類斯·公撒格瞻禮。他的身體是柔弱的；容貌是莊重而溫和的；沉實的氣概，現於面目間；並且性情很溫柔，心氣和平。他在聖堂，教室，或是出門，種種舉動總是撩弄教師的眼簾，觸動教師的心坎。我教訓別的頑梗學生，雖反覆叮嚀，訓誨指導，用盡心血，可惜總無成效；幸而得了一個多明我也可自慰了！我敢說，多明我·沙維賀在勤學上，神業上，同學交情上……總之；他的種種品行，的確名實相符。（沙維賀這名稱，在義國文義上，是智慧的意思）他自入校之日，至離校時，學問日新月異，常居第一，領受光榮的稱賞！所學各科，幾乎全得最優的分數。成績之顯著，雖因他的天才出眾，然而亦是由於學業精勤，和道德修養所成。

「他有一事，最足以令人稱美的，就是能盡公教學生最精微的本分，尤在於勤學不輟。他的身體雖弱，而每日亦肯步行八里的路程，往返學校四次。至於堅忍的行爲，更爲他人所不及，雖在寒氣刺骨，雨雪交迫的冬日，也不能阻遏他往學校去。這種恒心勤學的壯志，直可視作非常的勇氣！當一八五三年時，多明我患病，他的父母又要遷居，於是我這愛徒就不能長久受我的訓育，而我對於他的一切期望，亦漸漸稀薄；我恐怕他的身體孱弱，經濟困難，不能繼續學業。後來聞說他入了方濟各·撒肋爵書院，我才像吃了一顆安心丸！因爲他從此以後，智識可以日新，而神業可以更進步了。」

第六章 多明我在蒙多尼奧學校·被誣

全知的天主，既似有意使多明我了解這塵世是我們流徙客居之所，更像有意令他聲名遠播於各方，叫他

人取法。一八五二年歲晚，多明我的父母遷家於新堡附近之蒙多尼奧村。多明我雖然是易地而居，而他的行為並不改變；完全和居於模里亞道一般。我本來要複述他的老師所告知我的事，因為他在蒙多尼奧時的新老師古利羅神父，也會寄一篇紀事給我；他所說的和前兩篇所紀的事多雷同，所以我只採錄其特異之點，以免重複。

古利羅神父寄給我的信是：

「我自教學二十年以來，所遇虔誠敬愛天主的學生，總沒有像多明我似的。他年少老成，勤敏好學，態度寬和，不獨師長愛他，同學也喜歡和他結交。我在聖堂中看見他，當時心裏很覺詫異，以為這是小孩子，怎能這樣沉靜。我常時自己想到：這是潔淨無瑕的靈魂，天主必收納他，令他和天神共享天福的！」

他的老師又敘述他一段特別的事實：

「一天，我在教室裏發見一件惡跡，這是大事，犯者當受革除學籍處分，罪人逆料不能倖免，就諉過於勇敢的多明我。我最初不信他會這樣放肆，但是人們砌成他的罪過，故此我信了。於是我生氣地上教室，先責大衆，繼着對多明我說：你也幹這樣事嗎？照道理應該把你立刻革除學籍，姑念你初次，否則……但是我希望這是最末的一次呀！當時多明我本可片言辯白，我便信他無罪；但他默然不聲，低頭垂眼，似受正當的斥責。到底天主護佑無罪的人，明日即查出真正的罪人，而多明我之冤情遂得表白。我甚悔恨昨日太草率，就在靜中間他說，你何不自辯呢？他答道：因罪人已犯規受罰，今次必被革退學籍；我這回是首次被告，倘有寬恕的希望。況且我想念及救世之天主，亦忍受認賴哩！」

「我聽罷他的說話，竟無言可說，至於多明我之含忍及仁愛，爲人所敬服，這不獨因他能代人受罪，且亦因他能以德報怨！」

第七章

我與多明我初次會面。初會時的情形

我此後記述多明我之行實，又較前文瑣碎了。然而這些事實，是我與衆少年所親見的，且齊口合聲共同證實的。

一八五四年，古利羅神父訪我，他曾論及他的一個學生的事。照他所說，殊足令人注意。他說道：「你的學生，或可和他同學，然而對於才德二事，恐怕沒有勝過他的。你試看，將見他是個聖類斯·公撒格哩」我平日習慣率領學生往模里亞道呼吸郊外的新鮮空氣。古利羅神父應承帶他到那裏見我。當時正開始玫瑰瞻禮前九日敬禮，就是十月一日——瞻禮二——的清晨，有一孩子和他的父親來訪我。孩子面貌溫和，微笑着，很觸動我的眼簾。我就問他說：「你是誰？那裏來的呢？」

「我名叫多明我·沙維賀。我的教師，就是介紹我見神父的古利羅神父。我們是由蒙多尼奧來的。」我就問他讀什麼書，生活的情形怎樣。在這談話間，我二人遂成爲知己，相見恨晚。我見這孩子充滿了天主聖神，聖寵對於他幼年時代的妙用，確不可想像。

我和他傾談已久，正想和他的父親應酬，多明我問我說：

「神父對於我，究竟想怎樣辦呢？引我至多利諾城讀書嗎？」

我答他說：「我料想你的身上有好的布帛。」

「這布帛作什麼用？」

「把它製成一件美麗的衣服，爲獻給天主。」

「那麼，我是布帛，神父是成衣匠了。那末請神父引我去，造成美麗的衣服吧！」

「我只怕你身體孱弱，不能讀書！」

「神父不要擔心！天主既給我健康，以至今日，將來祂仍願幫助我的。」

「你畢業後，想作什麼事業？」

「如果天主同意，我願做神父！」

「好呀！我現在想知道你實在能否讀書，你取這小書，讀熟這一章，（指公教小讀物叢刊其中的一章），明天到我面前背誦。」

我說罷，就讓他和別的孩子遊玩去，而轉與他的父親談話。殊不知八分鐘後，多明我歡歡喜喜的再來向我說：

「如果神父願意的話，我立刻可以背誦那一章的文字。」

我接書聽他背誦，很覺詫異。他不但背誦如流，連書中的意義也都明白了。我向他說：「好極了！你既提前讀熟了你的書，我也應提前答覆你：我必引你到多利諾！你從此就是我的學生了！從今以後，求天主賜我們二人能承行祂的聖意罷！」當時多明我感激之情，實不可用言語形容！他握着我的手，吻了又吻！隨着向我說：

「願竭盡我的力量，爲達到神父的期望！」

第八章 多明我入方濟各撒肋爵院。操守

少年人多是志向不定：今天想這樣，明天又想那樣；今天行了完成之德，明天便反對了；要是沒有人謹慎地照顧他，教育也難有效力，更無好結果。多明我却不是這樣。他所有的德行，顯然託根於良心，跟着他的年歲而生長，隨時發育開花，總不衰萎的。他剛入院，即來見我，矢口自託於尊長。我的房子懸着一塊扁

額，上面寫着方濟各。撒肋爵的口號：Da nihil anima caetera tolle。他一面讀一面想。我願他明瞭這句話的真義，特地令他解釋，並助他譯成了這樣的一句：「把一總靈魂給我，取去其他的東西吧。」多明我想了片刻，就說道：

「我明白了，它的意思是說，這裏不是金銀往來的地方，而是靈魂交易場所。甚望我的靈魂也爲神父所要賺的一個！」

多明我初到本院之時，行爲很平常，他的好處只在謹守院規。他孜孜勤學，勉盡本分，更樂於聽講道理。他認爲：天主的言語就是真光。這真光的功用，是照引人們安行天堂之路的。所以他在聽道理時，凡是有所領悟，便牢記着，終身不忘。

他對於聽訓誨，要理，講道等，經過的時間雖久，總不厭倦；事有不明，就請教他人。所以他的本分完美，言行可法，爲他人所難及。至於院中規律有未知的，就和顏悅色向師長請教，有疑難之處，就請詳細解釋；有過失就求督責。和同學相交，則用他的智慧，見荒廢學業，冷淡神功的，就遠避他；若勤學熱心，爲師長所看重，而足爲模範的，就傾心結交，與之成爲知己。

一八五四年，無原罪聖母瞻禮將到的時候，每天晚上，院長以簡單的說話勸勉諸生，舉行瞻禮務須稱適天主聖母的心，又叮囑衆人求這天上的中保，賜給各人所急需的恩寵。那時適值普世教友都盼望羅馬審定聖母是無原罪始胎。撒肋爵院中人就盡力以謀盡善盡美地過這瞻禮，以求獲得聖寵的源泉。多明我即爲情意最切的一人——他寫了修德神花九種，在九日敬禮中，每晚取一種，作明日修德的資料。他籌備既妥，十二月八日辦總告解，熱心領聖體。這天晚上，多明我聽神師的訓誨，在做完各種聖教禮儀之後，即往聖母台前，再許初領聖體的愿，向聖母說：

「啊！瑪利亞！我獻這心與妳，使常爲妳的心。啊！耶穌，瑪利亞！你們要永爲我友。我若犯罪，寧請

賜死！」

多明我既自動的托庇於聖母之下，於是德行猛進，樣樣都可使人景仰。這些事實，我實在不能不把他詳細寫出。

我敘述到這裡，筆下的事實，就會催使作者和讀者，要格外留意了。下文所說，不分時日，只取其事相同的，分門別類，定爲章次。現在首先說他讀拉丁文的事；因爲多明我來華道角院的宗旨，全是爲這件事。

第九章 入拉丁班。在教室中的禮貌。止爭鬥。避誘惑

多明我初學習拉丁文於蒙多尼奧，因爲聰明好學，不久即升入第二班，受業於良師孟沙尼挪的門下。因爲那時的撒肋爵院尚未設拉丁班。

我現在要拾取其他各師長對他的褒語，稱揚他在教室的禮貌，足爲模範的品行，和他學業的成績——這章所記的，就是他在班中三年內爲師友所讚賞的事實。他的教師孟沙尼挪屢屢稱讚他，謂從來未見一學生之良善敬長如多明我。沙維賀的。他處處都可以爲人表率。對於服飾一道，並不注意；但是雅潔樸實，確足稱道。他雖出於寒微之家，但溫和禮讓，一望便知是會受過良好教育的了。因此同學中許多富貴子弟，都愛與他交遊。這固不獨尊重他的學問和熱心，亦因他人格高尚，自然使人生愛。

教師如果見學生中有犯饒舌病的，就令他移坐於多明我側，多明我自然會設法使他緘口不言，因而他就要勤學守規了。他曾做了一件排解紛爭的事，頗具豪氣。而這事出於孩子，尤屬難能而可貴。今將這事紀述於後。有學生甲乙二人，必要決鬥。其爭端是：初因口角，互揚對方的家醜，繼則胡罵，結果約定以擲石決勝。這事給多明我知道了，但兩人都年長力強，用什麼方法阻止他們呢？於是他首先勸他們息爭，勿以石塊

交戰；謂報仇之事，是背人道，犯天主誠命的。隨後再分函警告，謂將把這事告於師長和兩方的父母。那知二人勢不兩立，這些話都不願聞；甚至不顧利害，連天主也敢侮辱！多明我深爲痛惜，但也無可如何。後蒙天主默示，授他一個妙計；他等候二人放學之後，俟他們二人行近時，向二人說：

「你們既然堅執私見，志在必鬥，我請你們先承認一個條件！」

甲乙齊聲說：「無碍於戰鬥的不成問題。」

甲又說：「他是一個壞蛋哩！」

乙答道：「或我或他，不破腦袋的就不覺爽快！」

多明我聽了這樣的兇狠口吻，真覺不寒而慄。到底爲免却一場更大的禍害起見，就停步說道：「這條件並非阻止戰鬥的。」

甲乙齊說：「什麼條件？」

「到那裡再說罷。」

「你想調笑我兩人！」

「我和你們同在一起，決不加以調笑，請放心吧！」

「你想報告警察嗎？」

「本來我要報告警察，但是我不願這樣！現在同行，只請你們做忠實的人。」

二人應允了，遂同往指定的地方。——在蘇沙門外，名叫炮台草地。兩人在路上時，怒火噴發，勢將用武。多明我在這短短路程中，幾乎不能阻止他們格鬥。既到了約定的地點，多明我就演出一段爲人所不能預測的奇事：他任從甲乙立於相距若干遠的地位，各人手執石頭五塊。事將發作了，他忽大呼道：「你們未可決鬥！我想要你們先遵守條件！」

說時急擦出胸懷裡的小十字架，高舉空中：

「請你們注視這苦像——並請用石擲我，和同時齊聲說：無罪的救世主，臨死時還赦免殺祂的兇手，我是個壞人，因口角的小怨，即要侮辱他人！」

說罷，即屈了雙膝，跪於那較兇惡的跟前，說道：

「請動手，以第一石打我的腦袋吧！」

這位怒氣沖沖的小壯士，萬不料他演出這齣把戲，萬分驚惶地說道：

「使不得！萬萬使不得！我與你有何仇怨？要是有人欺凌你的，我還要保衛你哩！」

多明我再走到對方那一個跟前，再來一個依樣葫蘆。那人也目瞪口呆，戰戰兢兢，自認是多明我的朋友，萬不肯加害他——多明我起立了，嚴厲地說：

「我不過是受造的可憐虫罷，你們都肯冒險來保衛我。可惜對於教室中的口角譏諍，就一點不肯放過，不惜犯罪，寧願將耶穌寶血所救贖的靈魂捨棄。這是什麼心腸呢？」

說罷，默然無聲，依然高聲苦像：兩仇人在這種仁愛勇氣的行爲前失敗了。當時兩人中的一個自悔道：「我在天旋地轉，渾身戰抖的當兒，却難得我的良友，用這種非常的舉動，挽救我脫出罪惡的危險。因了他的緣故，我已盡忘了那侮辱我的怨忿了。現在請多明我同學指定一位神父給我行告解罷。這樣既得了良友的恩，又可同那因我要報仇而被得罪的天主和好如初。」

少年教友看過多明我所遇的這種光景，和這麼勇敢，就當知取法了。如果見有同學懷恨相仇，志在必報，而想做調停人的，就照樣做去罷。然而多明我處置這事以後，對於這事是如此守秘密，若不是兩演武主角自行宣洩，人們就無從得知了。

凡由鄉間到大城市寄居的學生，他們在每日往來各學校的路上，多數易於犯罪，只有多明我却藉此練習

道德。他聽從尊長訓誨，在往返之間，但凡見着能有害公教少年的思想的，總不一看，總不一聞。見同學有在半途停止，或跑跳，或嬉玩，或擲石的，他就退避；有一次人家要求他聯同逃學，共往閒遊；有一次，却要求他參加遊戲；但他統統以正理推却了。他答說：「我的最好娛樂，是在於善盡本分。你如果真是我的朋友，便要助我做有益的事，不要教我作有損的事啊！」

不幸有一次，因被同學們猛烈的煽動，幾乎上當，竟應承了聯同逃學，幸虧隨後神志清醒，感覺這事不合規則，就立刻變卦，並且對那誘惑他的人說：

「同學們，入校讀書，是我的本分。你們要我行那天主和尊長不喜歡的事，我很後悔。你們若是再給我不善的教誨，就請絕交罷！」

同學們聽罷，就跟隨他往學校去，後來總沒有人敢以逃學的事引誘他。

多明我品學兼優，年終考試名列優等，照例升學。後因下年上學期，他的身體不好，長上令他在撒肋爵院內，專門教他，使他便利於讀書和休養。過了這年，多明我的身體已比前康健，於是被送往良師瑪竇。彼谷的門下受業。這老人因久聞多明我的天才，所以免了他的學費，容他進自己在多利諾所辦爲人所共稱的學校。他在這二年間，勤奮向學，可爲模範的事實，真的不易盡記，我只擇取其中有關連的事跡記於下章。

第十章 多明我立志成聖

多明我讀拉丁文的時期，我既已講過大概。現在且述他怎樣立志成聖。

當他住在撒肋爵院六個月的時候，院中演講成聖的道理，講道者把這講題分成三個條目：

○ 成聖是天主待人的本意。

◎ 成聖不是難事。

◎ 厚報是賞與成聖了的人。

多明我自從聽過這些道理以後，似被一星之火射入心坎中，當時在裡面發個通紅，數日不言，歡笑也不像平日。我和其他的同學，都感覺怪異。以為這是他的身體孱弱所致，所以就問他感到什麼病痛。他答道：

「我沒有什麼病痛，不過懷想着一件善事罷。」

「是什麼？」

「我感覺着成聖的志願，和成聖的必要；我初時以為成聖是難事，現在才知道做聖人也可以歡樂的。所以我必定要做聖人。而且這事對於我是急於要做的，請神父教我怎樣做聖人罷！」

我答他：有這種志願，實在值得讚賞！但是不可過於思慮，以致擾亂神志，反碍了認識天主的聖意。又囑咐他：先要在有節制及恒久的快樂中自守，並且善盡神業和學問的功課，更應常常和同學遊戲。

一天，我告訴他，將要贈送一種他所愛好的禮物與他，任他選擇，他說：

「我所要求的禮物，只是請神父幫助我成聖！我想永遠把我的肉身靈魂全獻於天主。因我只覺成聖，才是真確的需要，不成聖就一事無成！況且天主既然願我做聖人，那麼，我必要努力做成聖人才好！」

又一日，院長令各生寫出自己的志願。他的本意是想顯示他對各生的熱情，同時想在學生們的願望中，也必定有作奇想而令人噴飯的。當時多明我的紙上寫着：

「請神父救我的靈魂，使我得成聖人。」

又一天，正研究辭源學，多明我問：「多明我」作什麼解釋？我答道：「多明我 Domingo 是由 Dominicus 變成的，解說屬於天主的。」

多明我即刻接着說：「看啊！我想做聖人，原來是有理由的。就以我的名字而論，它的解釋既是「屬於

天主」，那末，我當然要「全個屬於天主」才算合理！我要成聖！若是一天未成，就一天也要煩惱的！」

這成聖的志願，並非因他不像聖人般的度日，而是因他想做重大的補贖，作長時間的祈禱。但這些事院長都不准，因對於他的年歲、身體、健康和本分都不適宜。

第十一章 多明我熱心救人靈魂

成全之道，首先要爲天主救人的靈魂；因爲耶穌·基利斯督流盡聖血，也是爲着這許多的靈魂；所以竭力救靈，實在是天下最神聖的事業。多明我聽了這些道理，深明這點意思，因此他常常說：「假使我能率領同學們歸於天主，就榮幸無比了！」如果遇有好機會，可教人熱心，或是提醒他人的言行是犯主誠的，他即見義勇爲。有一件事是他最痛心，且有害其健康的，就是聽了人咒罵或無故而呼叫天主聖名！若是在城市的路上，或是別的地方聽着這些說話，他就傷心垂頭，心裏想道：「願耶穌·基利斯督受讚美！」

一天，他經過城中空曠的地方，同學見他脫了帽，口中喃喃，像對人說話，便問他道：

「你爲什麼口裡喃喃自語，在做什麼夢呢？」

「你不聽見那車夫無故呼天主聖名嗎？我本當要勸告他不可這樣！但是怕他更肆口漫罵，所以只得自誦「願耶穌·基利斯督受讚美」……我的意思是想略補天主聖名所受的恥辱罷了！」同學見他這樣的行爲和勇敢，都很驚異和敬重；所以常常向人談論這事，爲表揚他的美德，並希望人人效法他的善表。

一天，多明我自教室回院，路上聽聞一個中年人咒罵天主。他心中戰慄，於是自己在靜中讚頌天主，隨着做了一件事，足見他的心情如何熱切。他行近那人跟前，鄭重的問他：

「先生：能指點我方濟各·撒肋爵院在那裡嗎？」

那人一見了多明我天神似的儀容，就消散了殘暴的面貌，回答他說：

「小朋友！我不知道，對不起了！」

「先生既不能指示我，還能幫助我別樣的事嗎？」

「這是很願意的！你想問什麼呢？」

多明我附着他的耳朵——爲使旁人聽不着——，低聲說：

「先生，當你忿怒時，能說別的話，不牽連到天主聖名，就承惠多了！」

那人嘆服道：「高見呀，小朋友：你說得好！這本來是壞口頭；無論怎樣，我必要改掉它的。」

一天，在距離撒肋爵院不遠，有一年約九歲的孩子，和一同學鬥嘴，在爭論中牽連及耶穌聖名。多明我聽着褻瀆天主的話，心中憤極。但是他忍耐地，從中調停。於是喚那褻瀆耶穌聖名的孩子說：「隨我來！你會得着快樂！」那孩子見他樣子良善，就隨着他行。他就携那孩子到聖堂，教他跪在祭台前，說：「求天主寬赦你無故呼叫聖名的罪吧！」可是那孩子不會念悔罪經，多明我就陪他同誦……又接着說：「爲賠補你加上天主的侮辱，你要和我一同說，耶穌·基利斯督受讚美！其聖名永受讚美！……」

多明我最愛讀那些以非常的方法救人靈魂的聖人行實。又好談傳教士的事跡；因爲教士們經歷萬苦，遠居他鄉，專做推廣天國疆土的工作。他不能挺身出來幫助，只有每日爲他們的工作獻祈禱之功給天主——每主日內至少領聖體一次。

我屢次聽見他大聲說：

「英國有許多靈魂渴望我們援救！恨不得我身體壯健，道德學問齊備，立刻到那裡去，用我的口舌和表樣，引他們的靈魂歸向天主！」

他常自己嘆息，並和同學們談論，那些教授兒童要理和聖教真理的教師，他們的熱心何以這樣薄弱！又

說：「我一穿上了修士的服裝，便到蒙多尼奧招集衆兒童聚於一處，講解要理，多說有趣的故事，使他們成爲聖善的兒童。唉！那些可憐的孩子，因爲沒有人用信德真理教導他們，以致失落靈魂，不知有多少啊！」

多明我這人，是說得出做得到的。他依自己的力量和學識，每主日在院中聖堂講解要理。凡兒童有所需求於他的，不論何時何地，都肯盡力指導。他的宗旨只在講論靈魂的事情，使同學們知道救靈魂的重要。

一天，他正在講故事，同學中有想戲弄他的說：「講這故事，與你有甚麼關係？」

多明我說：「與我有甚麼關係？我講這故事，因爲衆同學的靈魂，都是耶穌·基利斯督的聖血所救贖的。我講這故事；因爲我們都是兄弟，就當彼此相愛。我講這故事，因爲天主命我們大家相助救靈魂。我講這故事，因我若能救了一個靈魂，就定然可以自救。這麼大的道理，怎可說沒關係呢？」

多明我救靈之熱情，雖於假期中亦不少減。大凡在課室裡所受的獎賞：像聖相，聖牌，十字架，小聖書……諸如此類的東西，他都謹慎收藏，以供假期使用。在放假出院之前，又求長上贈送這樣的東西，他說要利用這些物件，爲叫小朋友們快活。

他回了家，兒童們就圍着他——有年紀和他不相上下的，有長於他的，有小於他的——高興地和他談話。他酬贈的辦法，是令兒童們留意他所提的問題。所提的問題，是在要理上，或在善盡本分上。又設法率領兒童往聽道理，或入聖堂祈禱，或望彌撒，和參加聖教各種禮儀。

我知他爲教導一個同鄉孩子，曾費了許多時光。他對那孩子說：「你倘能好好的畫一個十字聖號，我就給你一個聖牌，並且引你到一位神父那裡去，他會贈給你一冊美麗的經本；但是你必要能善畫十字聖號才行。」他就一面誦經句，一面以右手加於額上，胸前，左肩，右肩，最後則合掌說亞孟。多明我願人們常時好好的畫十字聖號，所以往往在小學生跟前親自劃給他們看，使他們取法。

他除了善盡微小的本分以外，又教他自己的兩個弟弟讀書，習字，誦讀要理，協助他們念早晚課，並且

常常携他們往聖堂，給他們點聖水，指導他們善畫十字聖號。又犧牲自己遊戲的時光，爲侍候父母，和應酬那些愛聽他講故事的人。他每日必朝拜聖體；若能導人同往，尤覺榮幸。故此可以說，如果遇有可做的善事，或可教人救靈魂的機會，他必不肯輕易放過的。

第十二章 對待同學

多明我念念不忘，心懷不捨的，就是常想收集衆靈歸屬於天主。當休息的時候，這熱心少年真可稱爲娛樂的靈魂。他的言語行爲，總脫不了立己立人的範圍。他常存着不衝斷他人言語的禮貌。然而見人靜默無言的時候，就立時打破他們的寂寞，取教室的事作爲談話材料——或論歷史，或演算術，出言詼諧，使人都歡笑。要是有人私相議論別人，他即用滑稽的口吻，講逗人發笑的故事，使他人不說是非，以免得罪天主。

他的容顏歡樂，性情活潑，儘教同學中最冷淡神業的人，也悅愛他；所以朋友們，都喜歡和他交處，他每出言警戒他人，無不樂於聽從的。一天，有一同學說及戴假面具的事；多明我就故意叫他敗興說：

「你難道真想裝成額生兩角，鼻長成尺，披着木偶的衣服去登台嗎？」

「不，不要這樣！」

多明我說：「你既然不願像這面具，爲什麼要化妝，把天主賜給你的容貌化爲醜鬼呢？」

又一次，當散步時，有一人來至少年群中，和一人放聲高談，說滑稽的事，引動他人聽聞。少年們爭先親近他，把他圍在中央。那人忽然掉轉舌頭，向公教攻擊，說得很動人：他詆毀聖事，侮辱聖教會的神長。其中有幾個少年人，敢怒而不敢言，惟有自己引退去了；但大多數尚在懵懵然，聽至出神。多明我到來，剛聽明他說的意思，立刻不顧情面，悻悻然向衆人說：

「走吧！離開他，留他獨在這裡吧，他想奪去我們的靈魂！」
 衆人聞說，都帖耳服從，立即散去，讓那惡魔差使獨自留下來。當時那人沒趣味地走了，以後再不見他來。

某日，有學生數人，相議要往河中洗澡。這事無論在那方面，都是危險的。在多利諾附近的河流就更厲害；因爲這河流水量既深，流勢又急；往往有因洗澡而溺死的。多明我要阻止他們，初時用說話擾亂他們的注意力，轉換他們的意向。無奈他們主意已定，他就懇切地大聲說：

「我很不願見你們去！」

「這事沒有損害的！」

「你們背長上的命，做損人害己的事，並且冒犯溺死的危險，還說沒有損害嗎？」

「我們熱得再不能忍受了！」

「世間的熱不能忍，地獄的熱難道受得住嗎？」

同學們聽了這話，心中感動，就轉了意，和多明我同作別的消遣。

院中有幾個學生，爲增益起見，組織了一個會。這會是以感化頑劣學生，使他們改過爲宗旨。多明我入會，爲會員中最熱心的一份子。他如果得了糖果，聖牌，聖像等東西，即留着用爲這目的用，他常向衆人說：「誰想要這些？」

常會有人走近他：「給我！給我！」

「且慢，小朋友！我要給那好好答出一個教理問題的。」

於是擇其中平日最懶慢的質問，只要答得稍爲好一點的便送給他。有時他用別種方法，叫那些學生一同散步，乘機和他們談話，招他們一同消遣。有時共同遊戲中，見他托着大條棒子，很像古英雄海勾力士擔大

鐵椎的模樣，做田鷄戲，故意裝成興味濃厚的樣子。但在玩得高興的當兒，霎然停止，却問道：

「你願瞻禮七同往告解嗎？」

那人見時期還未到臨，況且想看盡這連續的好戲，或想買多明我的歡心，就答應說：「願意！」多明我所要求的，原來只是爲這一個「願意」罷了。於是繼續演下去。演完之後，多明我就常常留意那人；每日令他憶起所會應允的，教他去善辦告解。到了瞻禮七那天，他就似獵人尋覓鳥獸一般，引他到聖堂，自己首先辦過告解，並把他介紹給神父；等到那人告解後，便和他同謝主恩。這等事情，是他常常喜歡做的。因爲這事，在多明我是得一場歡喜，而那人却得着一種非常的恩佑。所以他對於那些冥頑不靈，非言語所能感動的同學，就往往用這個方法去收拾他。有時有等同學雖經向多明我應允了，到瞻禮七要告解的時候，就躲藏不見。可是多明我在再見面時就向他說：

「你騙我了！」

「未預備，又膽怯，怎麼辦呢？」

多明我說：「可憐啊！朋友，你被魔鬼迷了！要知道，魔鬼已經預備歡迎你呀！而且這時你更陷於悲境，我看你的性情便明白了，努力罷！振起精神去告解！努力！——努力！辦妥告解，你就會快樂無窮了！」果然，但凡聽從多明我說話的，常在告解後跑去見多明我，向他說出所感覺的快樂。

「告解確是有益於我！此後我要屢次告解！」

寄宿生中，有些粗俗的人，未受過好教育，無知無識，常常煩悶而爲衆同學所忽略的，他們的憂隱無處傾訴愁苦萬狀。像這等人，很需要友愛的說話去安慰他；多明我就是他們的良友了。因爲多明我和他們交接，或指導，或安慰，可謂無微不至。這等人中，有志氣頹喪，行爲錯誤的；得了良好的指導，便覺精神勃勃，再生自新的心了。有精神感到不快的，誰要是告訴多明我，就會覺着安慰。於是這熱心的少年，在愛德之

上，開闢了一條寬平的大路；他順着這條路走，日日於天主台前積德立功。

第十三章 專務祈禱·熱心敬愛聖母·聖母月

多明我的靈魂，富有天主的種種恩寵，這是確然的了。但他所以得恩寵的緣故，却是在祈禱的熱切。他慣於和天主談心，即使在散步時，人聲嘈鬧，也能收斂心神，熱誠地直對天主。他在公共祈禱時，狀如天神，端跪不動，全身只靠雙膝支持，面帶笑容，頭略側，眼下垂，人們以為這又是一個聖類斯·公撒格。所以只見他的神態，便能叫人感動。一八五四年，賈以仕伯爵被選為聖類斯會的名譽會長。這會設立於撒肋爵院內。他第一次赴院參與儀式的時候，看見一位少年在祈禱，顯出很熱切的樣子，不禁深被感動，到禮節完畢時，他急於要知道這個少年是誰？——原來就是多明我。

多明我在休息的時候，抽出一部份的時間，或讀聖書，或和幾位同學入聖堂誦經，敬禮聖母，為煉靈祈禱。他對於聖母，熱心愛戴，情意懇切，天天以刻苦作敬禮。他不願見婦女。他上學時，在路上眼常看地。有時路經戲場，同伴看得非常快樂，幾乎忘記上學；要是問多明我「這齣戲好看嗎？」——他就會答「我沒有看過。」

一天，同伴中有人氣憤地說：「你兩個眼睛不用來看這些東西，要作什麼用的呢？」

多明我答道：「如果將來得入天國，我要它來瞻仰我們天上母親的聖容哩！」

他每入聖堂，必到聖母台前祈禱，求賜恩佑，保存他心靈光明潔淨。他說：

「啊，瑪利亞！我願常做妳的兒子！於我犯罪損傷潔德之前，請賜我死！」

他在每瞻禮六休息的時候，同幾個朋友入聖堂，誦聖母七苦經，或聖母痛苦禱文。一天——瞻禮七，那

時正值嚴冬，他邀請一位同學，共往院中小堂誦聖母小晚課。那人在散步的時候，本來沒有敬禮的心，推說手凍；多明我立刻卸除自己的手套給他，就得與他同到小堂。又一次，他解卸自己的大衣讓給他的同伴穿上，使他願意同往聖堂。啊！多明我有這麼大量的神火，誰可以不驚奇呢。

多明我所顯示恭敬天上中保瑪利亞的熱心，未有如在五月內的。他和朋友相約，每日除了做公共敬禮之外，又獨自做幾件善事作為額外的敬意，預備許多故事，連續演講，感發同學們愛慕聖母的熱情。他常在休息時演講敢事。又勸同學們在這月內勤辦告解和領聖體，他自己當然以身作則；日日領主，他敬主的熱情真是無以復加了。

他對於聖母的熱情，還有一事更令人明白的：同寢室的學生們，想高興地完結聖母月，發起各人捐款，在寢室裡設立一座小祭台。多明我對於這事，當然熱情勃勃，極表贊成。但是到繳款時，各人都探囊出資，他却說道：

「我算了！要想建設華麗的祭台，當然非財不行；但我囊空如洗，不名一錢，怎辦？錢是應該繳交的」他取一本書作為獎品，先去請求長上許可，發行抽彩，然後歡歡喜喜地對同伴說：

「同學們，我現在能供獻禮物，光榮聖母了！我送出這本書與諸位，任憑你們使用！」

多明我這種慷慨行爲，感動了其他的同學；他們都爭先拿出書籍及別種品物，踴躍捐助，設彩票一種，於是基金大集，綽綽有餘了。祭台既設立，同學們又想大加裝飾，務要極其華麗。然而竭力佈置，工程仍不能早早結束，必要加趕夜工才行。

多明我說：「我很願整夜帮忙！」

但是他剛病好，同伴強他去睡，他才應承說：

「工事結束，即來叫我；使我得早些歡歡喜喜到來，鑒賞你們所設的敬禮聖母的美麗祭台呀！」

第十四章 多明我熱心告解及領聖體

從閱歷中可見告解聖體二聖事，是少年們最能恃爲道德上防衛的東西。一個勤領這兩件聖事的少年——你們會看得見他從少年至壯年，從壯年至老年，并至終身——常能作修德的模範。希望青年們個個都能明白這點道理，實行起來。凡是教育界中人，亦要心領神會，以灌輸於少年人的心裏。

多明我未入撒肋爵院之前，每月必告解領聖體一次。入了撒肋爵院，就加多次數。

一天，他聽了講道的人說：

「少年們！如果你們想恒心行天國的路，我向你們叮囑三件事：（一）常常行告解聖事。（二）勤領聖體。

（三）揀選一位可以信託的神師；若沒有要緊的緣故，勿更換他人。」

多明我知道這段道理關係甚大，就擇定一位神師，終身在院，並未改變。他又辦總告解一次，使神師懂得他的人品。他初時每十四日辦告解一次，隨後則八日一次，每逢告解必領聖體。神師見他神業猛進，就勸他每主日領聖體三次，到了一周年之後，便允許他日日領聖體了。

他曾有一次陷於驚疑之境，想每四日內告解一次或二次。但是他的神師不准，於是遵命每七日辦一次。

多明我信託神師之心，實無限量。凡關於靈魂上的事，無不開誠吐露。且在告解以外亦常和他暢談。或有人教他更換神師，他便答說：

「神師是靈魂的醫生。但凡人換醫生，不外兩個緣故：一個是不信任，一個是因病症太重。但是我沒有這兩樣光景。我只堅信神師，神師亦盡心待我，有如父母一般。」

但是他的神師有時也使他請教於他人——尤其是在避靜中——，他就唯命是聽。

多明多依着這樣做法，得益很多，他常說道：

「我心裏若有不安的事，就請教於我的神師，而神師就以天主的聖意指教我。因為耶穌說過，「神師的說話，即天主的聲音。」我所要的一樣很高貴的東西，就是領聖體。在聖體內，耶穌所犧牲奉獻給在天聖父的十字架上的聖身，寶血，靈魂，天主性，都齊備了。——但凡世間的福樂，我都完全有了，還有什麼欠缺呢？所欠缺的，不過是我今日僅可用信德的慧眼，見祂在祭台上，而未能見祂在天上罷。」

多明我這種思想，確然有福；因為他的溫柔快活和超性的悅樂，就是出自這點心意；而現於容貌的。然而切莫誤會——說他這樣勤領聖體，並無情感及相當的德性，而疑惑他不懂得自己所為的重大。要知道他的操守，完整似天然的璞玉，是沒有瑕疵可尋的！我會靜中向他的同學質問：三年之內，和他相處，曾否見他有可改的過失，和欠缺的德行？……當時衆口一辭，都答未嘗見他有可議之點，也未見他有什麼過失。

他預備領聖體，非常熱心，在早一天的晚上，上牀之前，必行祈禱以求善領聖體；並且常以「至神至聖之體——願常受讚美，常受欽崇」的短句，作祈禱的結尾。他在早晨雖已預備妥了，但感謝聖體的時間仍很長，假使沒有人叫他，竟會連早膳和遊戲，竟至於上課，都會忘却的。這是因他精誠祈禱，深思遐想，正在嘆賞着天主的美善，以祂無限的仁慈，與我們人類聲息相通。

他在聖體之前，以能表示敬意於片時，是他真實的幸福。所以他每日至少朝拜聖體一次；從來沒有缺少，且常請幾位同學相陪。他朝拜聖體時，最喜歡誦耶穌聖心的串經，以作補償耶穌在聖體內所受罪人和異教人的凌辱。

他領聖體，每日具有特別的意念，藉此以增加他自己領聖體強烈的熱情。請看他於一主日內，怎樣分配領聖體的善意：

主日——敬禮天主聖三。

瞻禮二——爲我神形衆恩人。

瞻禮三——敬禮聖多明我及我的護守天神。

瞻禮四——求痛苦聖母賜罪人改過遷善。

瞻禮五——爲煉獄靈魂。

瞻禮六——敬禮吾主耶穌的苦難。

瞻禮七——敬禮聖母，求她保佑我的生時及死候。

凡關於敬禮聖體的禮節，他必踴躍參加。遇神父送聖體給病人，無論在什麼地方，他必定立即跪下。若有閒暇，更陪侍聖體，直至禮畢。一日，天下雨，路上遇着聖體，泥濘滿地，沒有一處乾淨的地方，他即跪於泥上。他的同伴見了，斥責他說：

「何必弄污了衣褲？難道天主願人這樣！」

多明我答道：「膝頭褲子都是天主給我的，理當把它回敬天主。我經過天主身旁，不但甘願俯伏泥中以盡敬禮，且願跳入火坑，爲能够居於耶穌愛情的大宅內；這大宅，就是領受祂賜給我們的這件重大的聖事。」

一天，他在路上遇着聖體，恰好天也在下雨；見一兵士直立路旁，但不敢強他跪下，就取出袋中的手帕，鋪於兵士脚下的濕磚上，且做手勢教他跪下，那兵士羞愧起來，即跪於路上。

在聖體瞻禮日，多明我穿着白衣，奉命和同學往本會的會口參與恭迎聖體的禮節，他感到非常榮幸說：「這是人們贈給我最新理想的禮物！」

第十五章 刻苦的精神

若論到多明我的年歲這麼少，身子這麼弱，而靈魂肉身這麼清潔，本來可以免却這種刻苦的行爲，但他

懂得年少的人，不刻苦就不能保存天真。故此他看刻苦的路，像見着滿地鋪了玫瑰花似的。我現在講他刻苦之功，不是說他不辯認，和唾面自乾的忍耐性；也不是說他在祈禱，在上課，在自修，在遊戲的時候能克制五官。因為這些刻苦，不過是多明我的日常行事罷了。我想要說的，就是他肉體上的種種刻苦。多明我熱情滿腔，爲敬禮聖母之故，定意在每瞻禮七守齋，只用麵包和清水充飢。但神師不許他。又想在封齋期內守嚴齋；可是過了一個主日，被校長察覺，又不能實行。其後想至少減除早膳，亦爲長上不許。至於不准他有這些刻苦行爲的緣故，是因他的身體太孱弱，恐有礙他健康。然而這少年將要怎樣？

他既不能以減食守齋來刻苦自己的身體，於是就用別種方法刻苦肉身：他用木塊碎磚放於牀上，使不能安睡。他想穿上苦衣，但碍於長上的禁令。於是另用妙計：到了秋去冬來的時候，牀上被褥都不加添；甚至正當霜雪最盛之際，他所着的衣服，仍如夏天一樣。一日清晨，他正臥病在牀，校長去探視他，見他蜷縮於被窩中，再行近牀前看看，原來他僅蓋着一張薄被。校長向他說：

「你何以這樣？難道願凍死麼？」

「不，凍不死的！耶穌在馬槽裡和在十字架上所穿着的，比我還要少哩！」

他無論用何種刻苦的方法，若不是先得校長許可，都在嚴禁之列。那麼，他惟有迫得聽命了。一日，我和他相遇，他嘆一口氣說：

「唉！我不知怎樣做才好！吾主明明遺下教訓，說你們不做補贖，不得入天國，現在對於我就禁行補贖，那末我怎能入天國呢？」

我安慰他說：「天主所要求於你的補贖，就是聽命。」

「不能准我做別種刻苦的事嗎？」

「我所准你的刻苦，就是逆來順受，和受寒暑，風雨，窮窘，疾病；凡爲天主所要賜給你的。」

「這樣吃苦，本是人的本分。」

「即把人生所不能免的，用來修德立功罷！如果爲天主忍受這些困苦；那末，這些困苦，都是功勞，且能成聖你的靈魂。」

多明我聽了這一番說話，心中殊覺安樂，就歡歡喜喜的退去。

第十六章 多明我的刻苦五官

多明我的舉止這樣老成，人若不知，就以爲他行於自然，說是天主生成他這樣的了。惟獨那深知他和教育他的人，就懂透這等行爲，是由於人事，要大費氣力，要得聖寵的扶助，才得有這樣的結果。因爲他的眼光如炬，閃灼射人；要正其視聽，是很不容易的事。他曾屢次對同學說：

「初時我立志克制我的眼睛，覺着很困難，有時竟患了劇烈的頭痛！」

他這樣克制眼目，可說用盡氣力了。所有和他相識的人，都知道多明我看事物的時候，有最嚴肅而端正的樣子。多明我這樣說：

「眼這東西，和窗戶一樣。不論好歹的事物，都由這處接受。我們人由這窗戶迎接天神，又接魔鬼，這樣就會彼此爭取我們的心了！」

一天，有一孩子持報紙入校裡來。紙上有猥褻的圖畫。學生們爭着圍看。多我明初時以爲是聖像，也上前觀看。剛才行近那人，他即紅潮滿面，於是竭力自鎖，取報紙假作一讀，把它撕成碎片。學生們很驚異，大家相顧無言。多明我就吸了一大口氣，說道：

「啊！你們未想到嗎？天主造人的兩眼，原來想人看祂造化的美妙；但是你們用來看那壞人所繪的污穢

東西，喪失你們寶貴的靈魂，你們難道忘却師長所反覆叮嚀訓誨我們的道理麼？耶穌不會說過，「看一看非禮的事物，即可玷污靈魂」麼？你們竟把這污穢的東西，給與兩眼享受！」

其中的一人答道：「我們看這些畫像，不過爲取笑罷了。」

「是，爲取笑！那知正在這笑聲中，就是你們起程往地獄的時候呢！試問你們下地獄的時候，也能張着嘴巴向天大笑嗎？」

或有這樣說的：「我們不見得就會有這般厲害的禍患！」

「如果這樣，受禍更烈！這麼醜陋的事，也不知其害；那末你們的眼，已是看慣的了！若有這等習慣，其罪更大！你們難道不知古聖若伯，又老又病，周身疥瘡，臥於糞土當中，他還告訴人說：「我和我的兩眼訂約，誓不看有損潔德的東西」嗎？……」

多明我說得有聲有色，衆人肅靜，不敢反抗一言。

多明我不獨眼光端正，他的言語亦很謹慎。要是別人談長論短，總不挿嘴；並且屢次即時止住他的談話。他的師長們，都讚他在自修室，或教室，或聖堂，總之：無論何時何地，都未說過閒話，而被執爲話柄的，並且橫逆之來，也能够吞聲忍氣，合着口不去計較。

一天，他忠告一位同學所染的惡習，豈知忠言逆耳，那同學大發脾氣，起先是破口辱罵，隨後拳脚相加。多明我年長力强，本可即時作同樣的回敬；但是他報仇之法，和那些良善的教友一樣。他固然怒形於色，面紅耳赤，但竭力克制着不使爆發，只向那同學說：

「你弄錯了，我饒你，但請勿這樣對待人才好！」

我現在選取幾件奇趣的事，講講多明我怎樣刻苦他的肢體罷。當冬季的時候，他的手發生凍瘡；雖極痛苦，但總不聞他叫怨，反可說他認爲是樂趣，他說：「凍瘡越大，越見强健。」——這是指他的靈魂的强健

。他的同學中，有說他在冬日嚴寒時慢步而行，意是想凍着肢體以作補贖。又有人見他在隆冬的時候，或以筆尖，或以針鋒刺皮見血，令它腐爛成瘡，使得越像吾主耶穌之苦難。

寄宿學生，往往有百事都不能滿足其願望的；非說聖事之長，即說校規之嚴，或嫌臥房，或怨烹飪，諸多怨言；這等學生，直可稱之爲師長的苦架！因爲一人不滿意，影響之速，有似無綫電之傳遞消息，不一會竟至全校鼓噪。多明我的舉動，却迥然不同；冬日之寒，夏日之熱，在他的口中，總不出一字的怨言。無論天晴下雨，都覺滿面歡容；蔬食菜羹，也未會有不快的顏色。而且在飯堂更設法做刻苦的工作，遇菜餚烹調不得法，而爲他人所不吃的，自己就拿來吃了，很像津津有味。他有一種習慣，凡出飯堂，必獨留於後，拾桌上和地下的麵包碎屑來吃，似非常適口。或有人怪異他的行爲，他就隱藏刻苦之意，答那人說：

「麵包非整個可吞，必切碎才可吃。我拾碎片吃，可減少咀嚼的氣力。」

至於殘羹剩菜，他也取吃不留。他並不是一個老饕，人們屢次見他讓好食物給他人；這就可以証明。或有問他何故吃別人的唾餘，他就答道：

「世間所有東西，都是因天主的洪恩所賞賜得來的。除了聖寵以外，天主最大的恩賜，就是保養我們的糧食。所以我們對於食品，雖至微的一點，也要好好收拾，以顯示我們的感恩之情。」

他常爲同學擦衣履，或服事病人，做最粗賤的工作。拂拭椅桌，灑掃地方，諸如此類的工作，他莫不踴躍而爲，且視爲消閒的事。他說：

「人人要自己做自己所能的事。我的力量不能夠做粗重的，到底願盡我的棉力以增天主的光榮。盼望天主仁慈無量，接納我的微勞呀！」

多明我食則捨其所好而取其所惡的；看則正其視綫，所有不關重要的事物，都強制不看。臭氣撲鼻的地方，故意慢行；故違願欲，忍受神形諸苦！以上種種德行，多明我天天演習。總之，不論大小的機會，在天

主跟前能增進其功德的，都不肯放過。

第十七章 無原罪始胎聖母會

多明我的一生，可說是敬事聖母的操練，凡有可以表現熱誠的機會，總不失漏。一八五四年，教宗定聖母無原罪始胎爲信德的道理，多明我趁着這次聖教會加於天上母皇的榮銜的機會，甚願於我們中留下一個永久的紀念。他說：

「我想對聖母有所貢獻，但是要快做，恐怕時光不會等候我！」

活潑的愛德引他籌劃定了，就聯同幾位好朋友組織無原罪始胎聖母會，以得聖母庇佑於生時死候爲宗旨。多明我想定了兩種神工爲達到這目的，即敬禮無原罪聖母，和勤領聖體。他向會友商得同意，草定規則。經過幾次請求，幾許困難，才得於一八五六年六月八日（即其終前九月），在聖母祭台前宣讀這規則。我將原文錄於後，或可供別的善會採用：

多明我·沙維賀和某某（會員姓名）等：爲求得聖母庇佑於生時死候，及完全犧牲自己以侍奉聖母，於一八五六年六月八日告解領主之後，立志對聖母秉持恒久孝敬的熱情。凡爲神師所許可的，誓盡其能力以效法類斯·高摩格。（譯者註：是聖鮑斯高的同學。生平聖德神工，爲人景仰，死時才二十二歲。聖鮑斯高曾爲他立傳。）

茲立志願三則如下：

○ 謹守院中規則。

○ 以我們的言行感化同學。

◎ 善用光陰。

爲實行這三則志願，和使能永久不變，我們謹承院長之命，遵守下列各項章程：——

一：我們完全服從長上命令，聽其指揮，決不遲疑。

二：善盡本分，爲我們唯一目的。

三：我們彼此相愛，更令我們的兄弟無不被愛，並且因時善導他人。

四：每主日開會一次，以半句鐘爲限。先求聖神光照，繼續聖書一小段，後討論使神業和德行日臻完善的方法。

五：會友有過，互相規勉，努力改除。

六：勿令彼此稍失感情，在我們中和對別人，宜練習忍耐德性。

七：會中並無特定的經文，善盡本分之外，其餘的時間，宜做對靈魂更有益的事。

八：會友宜實行下列數項：

(甲) 勤行聖事，越多越好。惟須得神師准許。

(乙) 每主日，四大瞻禮，九日敬禮，聖母瞻禮，及院中各主保瞻禮，皆要領聖體。

(丙) 又每主日內瞻禮五非因事故阻碍，須領聖體。

九：每日——尤其在誦玫瑰經的時候，把我們的會付託於聖母，求聖母使我們得恒心之恩。

十：每瞻禮七，是奉獻於聖母之日。這日應有特別的善行，以敬禮無原罪始胎聖母。

十一：我們在誦經、讀聖書、望彌撒、自修、上課的時候，舉止宜端正。

十二：我們要敬聽天主之言，既聽了，還要迴想、研究、實行。

十三：我們爲預防誘惑起見，切勿空費時光，因爲誘惑常乘空閑的時候生出來的。

十四：我們既辦完私事，就善用這空閑的時光看聖書，或其他有益的書籍，或作祈禱。

十五：用膳後及上課或自修之後，要聽命休息。

十六：凡我們覺着對於神業上有益的，能進步的事情，必將他告於長上。

十七：我們請求允許上面的事，長上當然不會不准如所請的，但愈少愈好。因為我們惟一目的在謹守定規，若是濫請便使定規廢弛了。

十八：凡長上所賜的各種飲食，我們總要領受，切勿忿怨烹調不好，並且要力阻別人口出怨言。

十九：凡求入本會者，先要辦妥告解，善領聖體，又須經過一主日的試驗，——細讀會章，向天主及聖母許愿，且須謹守毋違。

二十：凡有同學加入本會之日，衆會友皆要領主，爲這位新兄弟求得恒心聽命及真心愛主之恩。

廿一：本會因托庇於無原罪聖母主保之下，故會名及會中徽章，皆隨主保的名。我們既具備了這個純孝及無限依恃聖母之心，就要永久愛戴她，敬奉她，使我們一直前進，不怕種種困阻。又應嚴於責己，厚於待人，事事都該合理。

耶穌瑪利亞聖名，會友當首先將他印於腦海中，刻於心坎中，然後才可寫於書上，寫於眼前諸物上。這規章，曾經呈請校長審查，並會求他指示，因為我們全憑他的主張，他並且可以隨意將此規章更改。啊！瑪利亞！我們將何求於她？求她祝聖我們的精神。因為本會是爲她而創立。求她助成我們的願望，償我們所欲，准我們在她的大衣覆護下，恃她的庇佑安然渡過惡海的風波，努力抵抗地獄仇寇的攻擊。那麼我們賴她的力量，能做成同學的模範，長上的慰藉，及爲她鍾愛的兒子。如果天主施恩於我們，得到一日進至神品的階段以侍奉祂，當竭力盡忠；並且不恃自己之力，全賴天主默佑，或可望此生流徙之後，臨終時得聖母安慰，而享受那些以心思和事實忠事天主的賞報。

撒肋爵院長讀過這規章，經詳細審查後才通過，並且附加數則如下：

- 一·會友有所許諾，並無發愿之必要。
- 二·不守這種許諾，亦不成爲大小罪。
- 三·開會時，常要討論進行善事數種。譬如掃除聖堂，指教愚幼兒童——或給他們教授要理。
- 四·每主日內，會友各擇一日領主，務使每日能有數人。
- 五·非長上特准，不得增加額外的神工。
- 六·會友所立的志願，務要以熱心敬禮無原罪聖母及聖體爲前題。
- 七·凡收一位新會友之前，要先使他一讀類斯·高摩格傳。

第十八章 多明我之友誼·與嘉彌略加維奧之交情

撒肋爵院中的人，無一不是多明我的朋友。即使不是他深交的，也尊重其才德。人們見他德性堅定超人，所以往往使他和那些放肆無度的少年交游，想藉他的引導使之復歸於天主。他在休息的時候，或遊戲，或立談，雖細微之事，也要足以增益別人的靈魂。但是他的真正朋友，實只是無原罪始胎會聖母的會友。他集合這班會友，或開會，或行某種善工。開會，爲長上所許可；而維持會務及秩序，是由會員自理的。開會時，或提議於某九日敬禮宜增加其盛況；或分定會友在一主日內領聖體，使各人都有確定的一日；或各人自擇一個荒廢功課的學生爲目的物：務要用盡愛德所能感化的方法，引他歸於正道。多明我對於這等善工是最熱心的一個，而對於會友更能用良言善法指導他們。

多明我的同學——屬於會中的——其中多有可稱述的。現在尙生存於世上的暫不把他宣佈。今只敘述

二人：一爲多爾多拿人嘉彌略·加維奧，一爲馬兒陸里道人若望·馬沙利亞。這二人經已歸回天鄉了。加維奧只和我們同居兩月，雖在這麼短促的時間，而他已在他的客舍中留下一個馨香紀念了！加維奧既熱心事主，又長於繪圖、雕刻等藝術；多爾多拿地方公事局送他留學於多利諾，以造就他的長才。他在故鄉曾發過重病，入了院裏，或因病未痊，或因思念故鄉，或是因爲相顧無相識的緣故，所以沉默寡言，只是旁觀他人遊戲，而總不參加。多明我覺着他這樣寂寞，上前和他交談。我把他們當時的說話轉錄於下：

多明我問他道：

「朋友，你在這裡，一個人也不相識嗎？」

「是，但我很愛看他們遊戲！」

「你叫什麼名字？」

「嘉彌略·加維奧。是多爾多拿人。」

「有多少年紀？」

「滿十五歲了。」

「你爲什麼面帶憂色呢？——難道生了病嗎？」

「是，我會患重病——是心痛——現在還未痊愈哩。」

「你定然是渴望痊愈的了！」

「不全是這樣；只隨天主安排罷。」

多明我一聞這句話，心中大爲感動——因爲見加維奧熱愛天主，現於言語顏色，知他定是一個熱心的靈魂。就直說道：

「凡願從天主聖意的人，也願成聖自己；那麼，你願做聖人嗎？」

「這是最渴望的！」

「好呀！你可以加入我們的團體，此後，凡我們做成聖的工夫，你也來參加吧！」

「這當然是好，但我不懂得要怎樣做哩！」

「我現在用兩句話告訴你：須知我們所謂的聖德，是在於「歡樂」；我們唯一的目的，是在於「避罪」。罪這東西，是我們靈魂的大盜，它能奪去我們的聖寵，搶掠我們心中的平安！爲了這個緣故，所以我們要盡職守，努力於神業。願你由今天開始，用「在聖樂中奉事天主」這句話作座右銘！」

加維奧聽了這番說話以後，憂愁驟然消解，從那天起，就成了多明我的知己朋友，各事都取法多明我。但是他的病根未除，兩月之後，舊病復發，醫生和朋友們雖竭力調護，可惜病情總不見起色，反日見沈重。竟於一八五六年十二月卅日領受臨終聖事，蒙主召歸天國。

加維奧在患病的時候，多明我常來探視；他本欲終宵陪侍牀前，但是長上不許；及至聽聞了他歸天的消息，必欲和他作最後一面，親到亡友屍前，痛哭流涕的說：

「別了，親愛的加維奧！我深信你已飛升天國，多煩你在那裡預定一個位置給我！須知我永遠是你的朋友，我終身爲你靈魂祈禱！」

他還不忍即去，和衆同學在亡友室中祈禱，日中再念其他經文，又請同學中熱心和良善的爲亡者領主。他自己也爲亡友屢次領主，並向衆人說：

「親愛的同學！請勿忘記朋友的靈魂！相信他已在天上享受榮福！但是爲他的靈魂安息之計，我們不可停止祈禱，因爲我們將來死後，天主亦願他人爲我們盡這種義務的呀！」

第十九章

多明我與若望馬沙利亞的交情

多明我和若望·馬沙利亞相交比較久遠，而交情亦深。若望生於馬兒陸里道——與蒙多尼奧相去不遠。兩人既是鄉親，又同時入院求學，並且彼此均是蒙受聖召，志在成聖自己的。一日，多明我對他的朋友說：「我們希望獲得神品的職位未為滿足，尤要奮力，為求得這職位上所需的道德！」

馬沙利亞說：「這是當然的。如果我們竭力而為，天主將必以需要的聖寵賞給我們，使成為基利斯督的忠僕。」

耶穌復活瞻禮前後，兩人與眾同學避靜，他的舉止處處動人，使人景仰。出靜後，多明我向馬沙利亞說：「願你我兩人成爲知己，在救靈的路上，相依而行。此後凡有益於靈魂的事，我們要彼此通知。要是你見我有過失，就要告訴我，命我改過；見有善功是我所能做的，也希望告訴我，勿使失却機會。」

馬沙利亞說：「這雖然不是你所需要的，但我當然是願意答應，你所應扶助我的地方實在多了！——你知道我因爲年歲、學問，不足之故，這是臨於極大危險的啊！」

多明我說：「請勿過獎！我們彼此相幫，進行於修德的路上罷！」

由這天起，他們兩人就成爲知己的朋友，彼此的交情久而不變。他們交好，是以熱愛天主爲基礎；以善言善行互相勉勵，努力避惡行善。

年終考試完了，學生在假期內，例可回家省視家人。但有等學生因學問或神業的緣故，仍留居院中，多明我和馬沙利亞就是其中的一份子。我知道他們的父母，這時正在倚門而望；而他們也應乘時休息。所以我向他兩人說：你們在假期中，何故不回家休息幾天呢？兩人笑而不答。我說：爲什麼笑？多明我答道：

「我們當然知道父母對於我們是渴望一見，而我們也愛慕他們；當然也願意在假期中回家省候。然而我們深知鳥居籠中，雖覺不盡自由，但是可免却鷹爪的災禍！一旦出籠，縱可飛翔如意，但是隨時可墮落於地獄的鷹爪裏！」

多明我雖然這樣說，但是我爲他們的健康着想，終於遣發他們歸家幾日。兩人因聽命的緣故，不得不歸去。但等到限定的日期滿了，立即趕快回院了。要紀述馬沙利亞的德行，就當連帶再說及多明我。馬沙利亞生前極力效法多明我。他的體質素來強健，他讀完修詞學，考試成績頗優，就穿上修士的服裝，這種服裝是他極愛穿的；一旦穿在身上，當然自覺榮幸非常了。但不幸僅穿上幾個月便得了肺病，接連感受寒氣，可是仍不願中止學業，他的父母想根絕他的病原，就禁止他讀書，令他歸家調養。他居家的時候，寫信多明我說：「親愛的朋友，我本想居家數日，即回院裏；所以我放在教室裏的東西，盡數留下。現在感覺病勢綿延，吉凶仍未可知，醫生雖說已有起色，而我反覺病勢更重，未知究竟是誰的感覺錯誤呢？親愛的多明我！你知道我是何等渴念着見你和回院呢！因爲在這裏做神業善工，很不便利，只可安慰我的心，就是我和你一同預備領聖體的唯一紀念罷了！我願我倆的身體雖相離，而神魂是相通的。請你到自修室內看看我的書案，那裏有一些筆記和一本遵主聖範，請代包在一起寄給我，這本書是拉丁文，我雖愛讀翻譯的書籍，但究竟是譯本，總不及拉丁原文的滋味。我精神困倦，無所事事，而醫生又禁我看書，所以常在室中踱來踱去。常自說道：這病到底會痊愈嗎？能與衆同學再見嗎？這次病倒難道是我最後的一次嗎？這三個問題，只有天主才能答覆我。然而不論何事到來，我也預備遵從天主可愛的聖意了！你要是有空，請寫信給我，並且請告訴我你的近來起居情狀。你祈禱時——尤其是在領聖體的時候，請紀念我！勇敢呀！在天主面前，表示傾心愛我罷！如果我們在今生相見之日無多，就在永遠真福的來世，彼此快樂地相會罷！請代我致候衆朋友——尤其是始胎會的會友——願天主和你在一起！

你親愛的朋友若望·馬沙利亞

多明我即將他的朋友所要取的東西寄去，並附着一封答復的信。信上說：

「親愛的朋友馬沙利亞！我接了你的信，我很歡喜！足見你未死！自從你歸去之後，並無消息：我不知

要爲你念聖三光榮頌好呢，還是念「主，我自幽谷……」較好呢？你所討取的各種東西，今天當可收到。我不過對你說：多瑪斯·甘比（即遵主聖範的作者），他已經死了，是良友！然而你要依他說的話做去，這才有用。你說，行善功修神業，不能似我們在院的容易；我在蒙多尼奧時，也受過這等苦况，但是我設法補救了，就是每日朝拜聖體一次，並携幾位小朋友同往，越多越妙！我除了讀遵主聖範之外，又讀頓亞納所著的彌撒聖祭中的珍寶，要是你亦認爲對的，大可一讀。你說，不知能否再來院中一見我們，但是我的皮囊也並無生氣；無論什麼事，沒一樣不是令我覺着大踏步走近學業及生命的末點去的！我們當然要彼此祈禱，求主賜我兩人善終之恩：誰先到天鄉，就爲那未到的人備一位置；等候那人到時，先到的人可伸手接引他進去。望天主使他們在神的聖寵中生活，並助我們成聖——尤望我們立刻成聖——，因爲我預料大限將滿了！各朋友都望你再來院裡，且託我問安！

你至愛的友多明我！

馬沙利亞的病，初時似輕，其中亦會似痊愈；但每每復發，終至不可挽救。他的神師華爾偉來神父（超性學士）寄信給我們說：

「馬沙利亞在假期內得聖教會的扶助；他的死，是義人的死！……」

多明我喪失了好朋友，哀痛非常；雖然願順天主的命，到底也哭了好幾天。我見他天神似的臉上，慘淡無色，滿瀆淚痕，這是第一遭。他只爲亡友祈求，和請他人代禱，以解慰自己的悲懷，他常這樣大聲說：

「親愛的馬沙利亞：你死了，我望你在天上和加維奧合在一起！我何時才能在永久慶賀的所在，會見你們呢？」

多明我在他畢生的歲月中，所行神業善功，常紀念自己的亡友，他常常說：

「我望彌撒和參加各樣聖儀式的時候，必把那些在生時會使我得益的靈魂託付於天主！」

馬沙利亞的死，使多明我的內心受了重創，他的身體就由此更衰弱。

第二十章 特殊的恩寵及可驚奇的事

上文所紀的，並無非常的事；可以稱爲非常的，就是多明我永恆不變的行爲。他常設法更求精進，以神形貞潔作補贖，和勤行神業善事。若論他信德的活潑，望德的堅定，愛德的熱切，和堅守善道的恒心，或許任何人也會稱許是非常的吧！

我現在講述他所受非常的恩寵，和遠出尋常的事實。這等事實或將引人議論，故願讀者視我所說的，如同讀聖經和聖人行實才好；然而我所講述的，都爲我所親見。尤願讀者取其中所好的詳細思量。

多明我入聖堂時——尤其他領聖體和聖體顯供時，他屢次心神超拔，以致耳無聞，目無見，久留聖堂中不出，要有人叫醒他，而後才返他的崗位去。一天，他忘了用早膳，忘了上課，甚至忘了用午餐；人們到自修室和臥室尋他也尋不着。這事爲院長所聞，料他必在聖堂，像前次一般；於是親往視察。入聖堂，到了唱經處，果然見他直立不動，酷肖一個石像，一手靠於唱經架，一手按於胸中，定睛看着聖體龕，叫他，他不應，推他，他才回顧，說：「啊！彌撒完了麼？」院長把時鏢給他看，說：「看，二句鐘了！」多明我慌忙認錯，並求院長恕他觸犯院規，院長令他卽往用膳，說：「假使有人問你往那裡來，就答他，因奉我的命，辦一件事。」因爲院長知道同學們會向他追問，藉此他就可以彌縫破綻了。

又一天，我感謝聖體後，步出祭衣房，忽聞唱經室有談話聲。就去看看，見多明我時說時止，很像和人談話。他說話時，我聽着幾句：

「……是，我主！我本來說過了。我如今再說清楚：我愛您——我更欲終身愛您——您若是見我將得罪你，請賜我死——罪……寧死不犯的！」

有時我問他在彌撒後留在堂裡做什麼；他確確實實的答說：「羞極，我忽然分了心，所以不能繼續念經

，而且好像看見一種美麗的物件，使時間快過像流水一般。」

一日，他到我的房裏，對我說：

「快和我來！——有一件善功要做！」

我問他：「想要我往那裡去？」

「快來！快來哩！」

我遲疑着，他催促愈緊，我知他這樣請法，是重要的事，結果隨他去了。他出了院門，急步而行，我尾隨他後，行得很快，過了四條街道，他總無一言，到了一家門前就止步；沿梯直上第三層樓，力扯門鈴，對我說道：「就是這裡！」……他獨自回院去了。當時有一婦人開了門：

「快來快來！……我的丈夫不幸入了誓反教，現在快要死了！他極願做一個公教徒！」

我行近病人，那病人很願悔罪，我就聽他告解，這事剛辦完，即見本堂神父趕來！他携有聖油，僅敷了一處，病人就絕氣死了。他日，我問多明我怎能知道那裡有一個病人？他以悲苦的眼光注視我，隨着流珠出淚來！我此事就不再質問他這件事。

多明我因身心之純潔，愛主之熱情，可說他的悟性常是向於天主那裏的。有時，他會忽然中止了遊戲慢步獨行。問他爲什麼緣故？他說：「我平日意念不專，就似上天要在我頭上開關一般，因此我要離開我的同伴，恐怕所說的事，他們或將誤會，拿來作笑柄呀。」一天，有人在遊戲場講論天主的賞報，留存於天上，爲賞給那些保存貞潔的。又說，純潔的靈魂在天堂上最親近天主；並且永遠唱着一闕聖歌，專是他們唱的。這等言論，最能使多明我的靈魂飛越；——他就氣力全失，仆於旁人的手臂上，像死人一般。他無論在自修室、上課、下課，即使在教室，隨時隨地都可以出神的。

他常喜歡稱道教宗，並願在未死時見教宗一面，謂想向教宗陳報一件重大的事情。他既屢次提及，我就

問他向教宗陳報的大事，究竟是什麼事？他說：

「如果得到和教宗講話，就請他在萬分艱難的當中，也要竭力經營英國，切勿停止。因為天主教在這個國土內，已預備了公教的凱旋了。」

我說：「你這話有何根據？」

「我可以奉告；但願院長勿洩漏，恐怕別人譏笑我！要是院長往羅馬的時候，就請告訴教宗；我在領聖體後謝恩的當兒，忽覺意念不專，竭力斂制也無效，彷彿見着一片廣大無邊的平原，異常黑暗，那裏的人民往來無定，摸索而行，像迷路人不識去向。有一旁觀的人向我說：「這裡就是英國了。」我正要請他說下去，即見教宗庇護九世——他的狀貌與照像相同——被着大禮服，手執光明的火炬，在這黑暗平原上走，所到之處，黑暗盡去，而這片平原就光明如同白晝。那人復對我說：「這光明的火炬，是公教信德的符號，要來光照英國的……」

一八五八年，我往羅馬將這事向教宗陳述，教宗聽了很喜歡說：

「我很懷念英國，決意把它整頓，現我聽了神父的話，我的心志愈堅定。至於神父對我陳述的，至少可算是熱心人的條陳。」

關於多明我這等事實，我不盡量紀載。我將它收藏好，留待日後——或在他被宣佈為愈顯主榮者的時候，讓他人負責能。

第廿一章 多明我思念死日及其預備善終

讀者看到這裡，便可知道多明我在一生中都預備着死。他視始胎會為確得聖母庇佑於死時的保障。衆人

都知多明我離死期不遠；惟未知他本人會否得過默示，抑或僅是他自己的自覺。然而可以斷定的，是他在平時已屢次說死，且決定他不久必死，很似論往事那末明透。人們見他體弱善病，讀書作事，異常勤奮；便說置他於死地的或因他先天不足，或因他屢經疾病，或因他勞心太過。他亦自覺氣力日漸衰頹，常常這樣說：

「我要努力快跑，否則半途日暮了！」

他的意思是謂生命之日無多，要趁未死時，努力行善。

院內每月例舉行習練善終一次。這種演習法，是設想自己像行末次告解和領聖體。教宗庇護九世曾贊助這件事，頒給大赦。多明我做這種演習，絕頂熱心。每次演習完畢，就為演習的人中先死的唸天主經、聖母經。一天，多明我笑向衆人說：

「我們勿這樣說：『爲我等其中先死者。』當這樣說：『唸天主經、聖母經爲我們中必將先死的多明我。」」

這些話，多明我在以後也曾屢次向人提及。

一八五六年四月杪，他見院長，問舉行聖母月要怎樣辦法。院長說：

「當善盡本分，每日講一件聖母故事，並使你的靈魂常預備每日領聖體。」

「我誓必奉行不誤，但我當求什麼恩佑呢？」

「求聖母賜你身體康健，和能够成爲聖人。」

「是，做成聖人及得善終——我將求聖母扶助我於臨終之時，並求她引我升天。」

果然，他在這一年的聖母月內，顯出非常熱心——竟如一位有肉身的天神。凡作文和談話，總是論及母；讀書、唱歌、上課，無一不是爲悅樂聖母；休息時即招集同伴，向他們講故事。一天有一同學向他說：

「你今年做盡了各事，明年將做些什麼呢？」

「這可勿憂，我今年盡力而爲；倘明年我還活着，那時才告訴你我要做什麼罷。」
我欲盡力使他恢復健康，就請過幾位醫生診他的病；各醫生見他性情和樂，年少老成，都以爲奇。其中的一位名醫叫華勞禮的對我說：

「神父看待這青年，是何等寶貝呢！」

我問他：「他的病原是什麼？」

「體質虛弱，神經過敏，勞心過度；這都是有礙他發育的銼刀。」

「有救藥嗎？」

「最妙的藥，便是請他升天；因他已整備行裝了。如果想延長生命，只有一樣方法；即是禁他用功讀書，要他所能做的，才令他操作。」

第廿二章 多明我服事病人·出院·辭別

多明我雖然身體日弱，但是總不留戀牀褥；仍然上課、自修，和做家裡的工作。他最愛料理院中的病人。他說：「我服事病人，在天主前算不得是功勞；因我做這種工作很有興味，只可算爲有趣的消遣罷了。」他不獨照料病人身體，更留心以善言調治其靈魂。一天，有一位害病的同學不住的叫苦，他慰解說：

「好朋友！你實在想什麼？你知道這可憐的軀殼原來不可靠，日漸衰頹，終歸失敗的嗎？你這時正是靈魂得到脫離軀殼的拘束，榮升天國，快可以享受完美的神體和無窮的福樂了！」

又一天，有一病人因嫌藥味苦，不肯服食；多明我勸他說：

「好朋友！什麼藥都要食，這是天主要的。天主設醫生做醫藥，不過把它來扶助我們回復身體的健康，

如果不嫌苦口，勉強服食，在天主之前就愈有功。你想想：這藥比得上耶穌在苦架上所飲的酸醋苦胆嗎？」

這等溫和的話，給病人聽了，無不吃苦如甜。

多明我的身體，雖然弱到極點，還堅執不願回鄉和中止他的學業神功。在幾個月以前，已曾送過他歸家了；但不出幾天，又見他在院中出現。老實說：他既依依不去，我亦戀戀不捨。我本想無論怎樣，也願他在我左右；這是我愛他之情，如同慈父之對於好兒子一般。無奈醫生的命令，不可違背；幾天以來，他咳嗽大起，我於是通知他的父親。一八五七年三月一日多明我爲愛天主，離開了撒肋爵院。

我會問他：「你爲什麼堅執不願回家？——你正該歡喜回去會見你可愛的父母。」

「因爲我願盡託此生給撒肋爵院。」

「回家去，醫好之後，可以再回來。」

「不能這樣；我去——但不再來了！」

在離院的前一晚，他表示不願離開我；連續不斷的問我各種新問題，我把其中幾條刊錄於下：

「病人欲在天主座前增加功勞，最好做什麼？」

「常常把痛苦獻給天主。」

「還有別樣嗎？」

「把生命獻給天主。」

「我的種種罪過，能信必然被救嗎？」

「我憑天主的名義，敢教你放心。」

「我的靈魂，能保必定得救嗎？」

「能，因爲天主是仁慈的，必定不會遺棄你。」

「設若魔鬼來誘惑我，當用什麼說話回答牠？」

「你可答魔鬼說：已賣了你的靈魂給耶穌·基利斯督；耶穌是用祂的聖血做代價的，倘若魔鬼另用疑難誘惑你，則可問他——吾主耶穌·基利斯督，曾傾流寶血救你的靈魂脫離地獄，引你升天堂；他實在爲你的靈魂做過什麼？……」

「在天堂上可以見父母和院中的同學嗎？」

「可以，——你在天堂上可以看見院中的情形，也見你的父母和關於他們的情形；並且看見千奇萬妙的事物。」

「可以探望他們嗎？」

「可以……」

他設成種種相似的問題，連續的質問：他可謂踏進天國的門檻，而在未入之前，渴願一知其中的究竟。

第廿三章 多明我和同學訣別

多明我離院那天，跟同學們做習練善終：辦告解，領聖體，熱心過於平日；我見了也吃了一驚。他說：「這次習練善終，要做好些；因爲我甚望這次，真的是我善終的準備，如果在半路而死，我也領過聖體了。」

那日午前，多明我整理行裝……有如今後不再動用的光景。隨後即和各朋友相見：教訓這個，或忠告那個要改某種過失，勸勉另一個堅心行善。他曾欠一位同學兩個銅圓，即叫那同學來，說道：

「我們要清理賬項，否則和天主對賬時，便不勝煩雜了。」

他見始胎會友時，叮嚀切囑，勸他們謹守給聖母所許的願；並且常要倚托聖母。

他臨行，請我一見，對我說道：

「院長果然不要我的骸骨了；我要携它往蒙多尼奧！但我煩擾院長的時日也無多了；一轉身就萬事都完了！雖然，願成就天主的聖意！神父如果往羅瑪，請記着我所說英國的事——向教宗轉述——請爲我所主，賜我獲得善終！將來在天堂相會罷！」

我們送他出到院門，他很用力握着我的手。同學們團團圍着。他對衆同學說道：「請了，同學們！……請了，各位！……請爲我祈禱呀！……日後我們在天主座前再見罷！」

在出院門之前，他再對我說：

「請賜一件禮物給我做紀念！」

「你說明喜歡什麼，即拿來給你！……你喜歡書本嗎？」

「不，請給更好的！」

「要錢銀作路費嗎？」

「是，是了——要錢銀以備永遠的長行——神父曾向我說過，教宗所頒的臨終大赦；能够轉給別人！請把我的名字放在可得此等大赦者之列罷！」

「可以的，親愛的孩子！我回房裏——即將你的名字列入了。」

於是多明我離院歸去。他居院中三年，心滿意足，爲同學及師長所取法；而今一去不再回頭了！

當他訣別時，聲音响亮，衆人都覺詫異！我們本來知他身體孱弱，但因他素少臥牀，所以總不想到他一病至於如此沉重，況且他的容貌，常帶喜色；神形的痛苦，總不外露；雖臨別時的說話令人寡歡，但還望他再來相見。那知適得其反——多明我升天的時機，已到成熟了。天主就趁他年青，召他回去，使他脫離危險之

地。因爲在這危險之地，他最美滿的希望，有時也會化爲烏有的啊。

第廿四章 病危·末次告解及領主·動人的事

三月一日午後二時，多明我由多利諾城起程回家，一路上都感到舒暢。像乘車旅行，欣賞風景，爺兒相伴；這幾件事，都可使他的病軀甦息。回到家裏以後，一連四日不臥牀。後來覺得氣力和胃口日漸衰弱，咳嗽更來得厲害，就請醫生診治。醫生認爲他病勢之重，實在出乎意想之外；於是令多明我歸家後應立即臥睡。以後醫生到來再診，知爲熱症，治法應當放血；然而他知道少年人往往害怕這種醫法，故醫生在施手術之前，要多明我不可回顧，多明我做笑說：

「輕輕的一刺，比於無罪的吾主耶穌手足被釘，怎可比較呢！」

他就安然如無事一般隨便談笑，不變不懼，直視自己的血由血管中汨汨流出。放血以後，病情似乎略爲好些，醫生保他無害，父母也相信；但多明我是決然不信的。

他對於領臨終聖事，以爲早些勝於遲些；於是向父親說：

「爸爸——現在我是合時要見天主的醫生了；——我願辦告解和領聖體！」

初時他的父母以爲他的病是有轉機了，所以聽了這種請求，很不贊同；但是爲想使他悅意，就請本堂神父聽他告解。神父立刻到來，聽過告解，給他送聖體；多明我這次領聖體，其熱心恭敬和默想的熱情怎樣？讀者可想而知。他平日每次領聖體之熱心，已像類斯·公撒格了；這次領他一生最後的聖體，迎接他唯一愛慕的耶穌，他熱烈的愛情，自然是愈加熾烈。

他這時回想初次領聖體時所許的願，有人聽聞他頻頻叫說：

「……是……是……啊！……耶穌！……啊！……瑪利亞！你們常爲我心之友。……我明白說……我願說一千次；寧死不犯罪！」

感謝聖體後，他安然說道：

「我真幸福了！我要行遠路，——永遠的路；但有耶穌作伴，我還擔心什麼呢！啊！請你們常說，和對衆人說道：「有耶穌作伴，不怕任何的痛苦，死也不懼了！」」

他生平忍耐的性格，實足爲人模範；——每逢遭遇逆意的事，他即忍耐順受。現在他在病榻上，所表露的行爲，更可爲這聖德的準繩。

他有所需要，並不求人協助。他說：

「我的身體能够支持一日，實在不願多勞我的父母。父母對於我，可說已是無所不至，劬勞萬分了；我要怎樣圖報才是呢！」

他吃最苦的藥，總沒有難色；並且放血十次，也安然順受，不顯出痛苦的樣子。四日之後，醫生慶祝他得回生機，說：

「感謝天主，你戰勝病魔了！現在只要妥爲調理便得了。」

他的父母聽聞了這些話，心中快慰異常。而多明我反戲謔地說：

「我已戰勝塵世，只要準備妥當前往天主台前去！」

醫生去了，多明我果然不如醫生所言——就求領終傅；他的父母本來並不同意；只爲叫病者如願，所以允許了，因爲他們和本堂神父，都不信多明我快要死；而且見他那副安靜的神色，溫柔的言語，更以爲他的病勢是減輕了。惟有多明我或因熱心的緣故，或蒙天主的默示，常屈指計算時日，似作算題，只要一息尙存，都把來作享見天主的準備。他在領終傅之前，祈禱說：

「啊！我的天主！請寬恕我的罪過！我愛您，並且永遠的要愛您！這件聖事，是您無窮的恩賜，願除免我靈魂上所有的罪過，因我目，因我口，因我耳，因我手，因我足所犯的。願我的靈魂肉身，賴您聖難的功勞而得洗滌清潔——亞孟。」

多明我答應終傳經文，清楚無誤；旁觀的人幾乎以為他是身體康健的人。到了三月九日，這是他復病後的第四日，也是他一生的末日。他因放血十次，服藥多種，以致氣力盡失；於是本堂神父就以教宗的降福賜給他，而他仍在自誦告罪經和答神父的經文。後來有人告知他，教宗在這降福裏賜給他全赦；他的心中愈覺安慰說：

「感謝主恩，願永遠感謝主恩！」

後來他注視手中握着的苦像，唱着他平日常唱的歌詞：

「我的自由盡付於天主；我的身體能力，亦不敢自私而自矜！

啊！我的天主！

萬物皆屬於爾；我盡將所有奉上，承行爾之聖意！」

第廿五章 臨終 · 辭世

人到了臨死，才是他生平之所播下的種子的收穫期——這是信德的真理。如果生時所種的是善，臨終時就收穫安慰的結果；如果生時所種的是惡，收穫的就是憂苦的結果。但也有生時為聖為賢，及至死期來到就不勝恐懼的，這是雖為聖為賢，但生平尚有小過，所以天主要磨鍊他，使他的靈魂潔淨無瑕，至死後升天國的榮冠愈美。多明我却不是這樣。

我因此暗自推想；天主平常在未引祂的忠僕入于光榮之前，固然許下將來給他百倍的酬報；對於多明我，就在未死之前已賜給他。這是因為多明我堅守潔德，信德活潑，祈禱補贖，吃盡了辛苦，論功亦可以在此時一嘗快慰的滋味了。他見死亡臨頭，神色安然，甚至於他的靈魂脫離肉身時，亦不覺有勉強的模樣；所以他的死，直可以稱之為睡去。一八五七年三月九日，他領齊了聖教會的臨終扶助，聽他言語，看他神色，就可當他為臥牀休息的人一樣。所以旁觀者見他形容愉悅，神色清爽，都感到奇異，不肯信他命在須臾；但是——一切他早已自知了。在絕氣前旬半鐘，本堂神父來看他，很奇異多明我的安閒——託他靈魂給天主，頻頻熱心念短經，彷彿向天主告訴，他何故這麼遲見天主。本堂神父說：

「臨死人這麼鎮靜，真令人不知怎樣幫助他了！」

神父替多明我誦經片時，才告別；多明我說：

「本堂神父：你不留一紀念與我嗎！」

「你想我留什麼紀念？」

「這紀念——可以壯氣的！」

「那麼，孩子，可念吾主耶穌·基利斯督之苦難！」

「感謝主恩？好！吾主耶穌·基利斯督之苦難，願他常在我腦，常在我口，常在我心！耶穌，瑪利亞，若瑟——扶助我於臨終時！耶穌，瑪利亞，若瑟——俾我在爾等中得安死之恩！」

說罷，睡着了，大約過了半點鐘，他醒了，注視他的父母：

「爸？」

「孩子！我在這裡，你要什麼？」

「好爸爸！——請拿起我的青年袖珍經書，唸送善終經！」

這話一出，他的母親大哭起來，離開病人的臥室。他的父親心痛欲碎，泣不成聲，但，仍勉強支持唸經。

——多明我一字一字跟着唸。每唸完一節，即獨自唸：「至慈之耶穌，矜憐我！」

誦到「於我靈魂，竟到爾台前，乍見無窮之威嚴，懇勿拒之，而接引于爾仁慈懷中，俾我能稱頌爾于永世」的時候，多明我說：「永遠讚美天主！啊！好爸爸，這是我所願的！」接着又似睡去，又像思念一件重要的事情。但不久張開兩眼，清醒而悅樂地說道：

「請了！好爸爸！本堂神父還另外對我說一件事……但，記不起……啊——我現在得到好的光景了」

說話時，唇間帶着微笑，而露超凡的悅樂，遂瞑然長逝——兩掌合在胸前，身體並不少動。

忠信的靈魂啊，歸還於造你的主宰吧！天門為你大開，天神聖人們已在那裡為你預備開歡迎會了！你切愛的耶穌也張開兩手向你，大聲叫道：

「來——來——忠良的孩子呀！你奮鬥致勝，現在可以來分享你主的永福了！」

第廿六章 訃音·同學追悼·彼谷神父的稱揚·托他轉禱

多明我的父親聽完了兒子最後的幾句話，只見他側着頭，像睡熟了一般，以為他真是睡着了。一會兒，呼他不應，才知道他死了。為父母的，當時悲痛得難以言喻——因喪失一個熱心、純潔、才優、質美的愛子。院中各人，正在心中疑慮，渴望得知愛友的消息，我忽接他父親的來信；劈頭一句是：

「我洒着苦淚，報告這最可傷心的音耗！」

「我可愛的多明我——即你的學生，他是潔淨的百合花，聖類斯，公撒格第二——已於昨天（三月九日）領了終傳及教宗的降福，安然歸還其靈魂於天主！」

學生們聽了這凶耗，都非常哀傷；有些痛哭失却一位親熱的兄弟，和知己的朋友；有些說死神奪了他道德的模範；有些群聚一起，爲亡靈祈禱；然而大多數說他是個聖人，今已在天堂了。於是請他代禱，視他如一位在天主左右的有力代表，並且以爭得他的遺物爲榮！

多明我的教師彼谷，聽說他死了，深爲痛惜；就將這消息轉告他的學生，並大加稱揚說：

「我可愛的朋友們！我們聽了這個可哀的消息，同深悲痛！死神已將其殘忍無情的鐮刀，割斷了你們一位最有道行的朋友，少年多明我，沙維賀的生命了！你們當然還會記起他留校最後的那天，他先是咳嗽大作，因而舊病復發，遵從醫生的話，回家調理，使回復身體的健康；所以他離校去了，你們並不以爲奇事，但他臨行，已向人表示不久於人世了！到家後，果然病勢忽重，四日之後，就交還他美麗的靈魂於天主！他和你們相處幾年，他在教室的舉止，學業的精勤，和留意聽我的說話：在在都是超群出衆的事，這是你們所深知的。你們果能奉他爲模範，這是我引爲大幸的！我還想起：他在教室中安然在他的位置，總不會多發言，只願溫習課本，搜取精義，或是誦讀別樣書籍。上課時，他專注他天神般的眼光，直射在他的教師的身上，側耳靜聽！他年紀雖輕，身體雖弱，但是進步之快，實在使人吃驚。若論他的熱心，在我們上課的前後唸短經時，就可知道了；這時候驟然專心祈禱是最難的，而多明我正是唸得非常熱心的一個！當唸經時，我見他貌似天神，仰目向天——因上天不久即是他的安居之所——於是心思眼光齊舉，獻他的成績給天主及聖母瑪利亞。他既能這樣實踐聖人的行爲，又因他的行爲而成聖他的一生，願你們也追隨這可敬同學的芳踪！如果我們見這教室爲這好意念所感動，即是你們能倍加熱心於用功修德，那麼我就要把這功勞歸於多明我所遺下於我們的表率，和他在天上的祈求。」——因爲我們都是他的熟識和相好，他必願爲我們衆人禱求的呀！」

這就是比谷神父對他的學生，表出自己在聽了多明我死訊的當時所發生的感慨了。

第二十七章 效法多明我·託他轉求·箴言

多明我生時，已爲同學中之好學生取法爲師表，遵他的指導，效他的德行。並有因感他的品格高潔，舉止端莊，和他一生的聖德，而託他轉禱的，着實也不少。

多明我未去世前，人們已經爭說：因他轉求即得了神形諸恩，故在他死後實行加以敬禮。

撒肋爵院中，自他的訃音傳來，就有許多同學稱他爲聖人，故聚集爲亡者唸聖母請文時，其應句多不唸「爲彼祈求」，而仍照常唸「爲我等祈」。因他們以爲多明我這時，已在天堂榮光之中，何用我們代禱——或且這樣說：「以多明我一生熱心如聖人，若不直升天國，那麼還有誰可到天國去呢！……」

同學們既會讚美多明我在世的道德，現在就以他爲模範，更有奉他爲在天的主保。幾乎每日有人在講述因他而得了神形上的各種恩惠。

我會親見一少年患牙痛——痛至欲狂，及唸短經一遍，求多明我醫治，痛即立止，且不復發。又有多人患寒熱症，求多明我，亦即見效。就也親見一個人，經過這種治法——初則寒熱大作，後來忽然一旦好了。以我所見，因多明我的轉求而蒙恩致謝的事件很多。但是著名的人，其人品道德雖殊屬可信，但他還生存世上，所以不宣佈出來。今只述一位多明我的同學，他是一個哲學生。

這學生在一八五八年，周身病症，身體日弱，迫於停學調養，所以到年終不能參加考試；但他還希望能於諸聖瞻禮赴考，以免虛延一年的工作；然而爲病所困，在假期內，寄居於戚友家。後來身體略健，就回多利諾攻讀；豈知爲時未久，病情又比前更重。他在病愈後，自己對這事所簽的證書是這樣說：

「考試的時期近了，而我的身體還在悲愁之境——頭痛胃痛——，雖欲讀書也不可能。於是以前所聞關於我故友——多明我·沙維賀——的事以自壯，決意行九日敬禮託他轉求。在誦經中加入數句說：「我可愛

的故友——我得與你同學一年有餘，深引爲幸，你爲我的學敵——我和你向來力爭我級中第一名的。你知道我這回是怎樣急於要考試——請你爲我祈主，略賜健康，俾我能從事於預備！」到九日敬禮中的第五日，病即略有起色，氣力回復，得繼續用功。不久各種功課，都預備妥當；考試結果，成績優異。這次靈異的療治，它的功效非止見於一時；這時我身體上的康健，是爲一年來所僅見。我感謝天主賜我這種恩佑，這也是因我同窗故友轉求的能力。他生前爲我的良友，今在天上仍爲我穩健的憑依。我的身體已復回原狀，至今兩個月；康強舒適，我的歡慰真難說得出啊！」

我記這件事，算是少年多明我傳的尾聲，其他類似的事實，留待將來——足以傳揚天主的光榮時——再可把它宣佈。

在此書完結之處，我對讀者說說：你既有心隨我的筆尖，盡讀這有德少年的行實；我願在你，在我，並凡會讀過這書的人——人人都有所增益。我們要在這少年多明我的道德行爲當中，取其中有合於我們處境的，老老實實，完全效法他——多明我雖出身於寒微之家，然而終身勤勞，德行顯著，爲世人的表率，故卒以聖終，榮顯他一生的勞績——我們如果取法其生平，將得像他一般幸福，亦如他一般寶貴的死去——更有不可不取法的，就是多明我勤於告解和領聖體；這是他善生福終的秘訣，我們何不亦常投身於這有益的浴池裏呢！但是每次告解，務須回顧上次的告解，並細察是否妥當？若果見有未妥的地方，就要補告。我以爲這是安樂生活於這個苦世，和不畏死期煎迫的妙法。死期來臨的時候，可以和顏悅色，心地平和，前去朝見我們的溫和耶穌，祂就以恩情接待我們，擁抱我們在祂的慈懷之中。由這涕泣之谷，回到永福的家鄉——天國，讚頌天主，至於永世。這就是我所望於我，和親愛的讀者諸君的了！

「附錄」

第一章 紀念碑及兩封信

一八九五年十月七日，爲蒙多尼奧的永久紀念日；這天在多明我·沙維賀逝世之房子行祝福紀念碑的大禮。發起這事的人，爲多利諾方濟各院的學生。因爲他們在假期中常往鮑斯高神父的故鄉，所以實行建立這個紀念碑。十月六日的晚上，蒙多尼奧即舉行這大慶典——萬家燈火，照耀通衢。至十月八日，結彩懸旗，鮮明奪目，高搭牌樓：由村口直至多明我家的路，兩旁點綴着青綠的枝葉和旗彩。當法尼亞諾大司鐸，巴大哥尼亞監牧區的監督和繼承鮑斯高神父位的代表駕臨的時候，鐘聲轟鳴轟鳴地大鳴，槍炮聲也四起響應。撒肋爵院的音樂隊伴送着法尼亞諾大司鐸和其他代表由市端起行；本堂神父，市長和他的顧問，率同全村居民前往迎接主禮的大司鐸。雙方相遇於音樂與歡呼聲中，於是齊唱慶祝之歌，和以音樂。隨後由熱心提倡此舉的主動人——德利盜神父——演說，說明祝聖此石碑的意義，並請嘉納當地的紳士這禮物，而保存於他們護衛之下。

在音樂聲中，揭開了遮蓋着石碑的布；碑文是：

「一八五七年三月九日，多明我·沙維賀聖終於此屋。彼於一八四二年四月二日生於基理縣利華村。

他在十二歲時，得鮑斯高神父收他入多利諾聖方濟各撒肋爵院。神父既引他行完善的途徑，又將他天神般的行狀紀錄於一可喜的小冊中。這小冊子已翻譯成多種文字，於是他的聲名播揚於世界兩極。他的同學們特立這紀念碑，爲佐證他行德之地，不使湮沒不彰。」

這次慶祝大典，會請名重一時的主教多人駕臨觀禮，那未暇參與的則寄信辭謝；信中褒揚多明我，簡直是舉之於青雲之上。投函的有教宗庇護十世的代署大臣，兼慈幼會的保護人巴絡基樞機主教，沙諾城的主教等。

第二章 夢

鮑斯高神父生平所發的夢，俱是奇異而值得紀述的。他九歲時曾發過一個奇夢。其後做學生時又常常會重溫舊夢，所以同學們稱他爲善夢先生。他自從做了神父之後，夢得更頻，而成爲預兆的亦愈多。教宗庇護九世，曾在明令中使鮑斯高神父將他所發的幾個夢紀述於書中；其餘的夢是由旁人紀錄珍藏。下文所說的夢，在夢境中的主要人物，就是多明我·沙維賀。

一八七六年，鮑斯高神父會招集全院的人，向他們說這夢境，始初是聲明不能把夢看作真事，但有時亦可藉爲預兆；隨後就開始說夢：

「上月（十月）六日，我發了一夢；發夢的時候，究竟是坐於辦事室呢，還是踱步於房中呢，抑或臥於牀上呢？那就不能記憶起了。然而所見的，都是屬於奇異的事物。

我彷彿站在一小山岡上，這小岡貼近廣大的平原——茫茫如大洋海，一碧萬頃，無邊無岸——，這個平滑如鏡的海，劃分爲幾個大園；那裡景色之華美，難以形容——其中所有的花卉，萬色俱備錯雜呈露，爭妍鬥麗；小林一叢一簇的，樹木的種類也不一，儘管世間上什麼花木的華麗，總比不上我所見的萬一！花的美麗是玉蕊瓊華，如鋪錦繡；樹是葉葉黃金，枝枝碧玉，玲瓏透徹，燦爛奪目。又見無數宮室，羅列在園中，一座連一座，綿綿延延，而且有走廊相通連。我見這樣雄壯富麗，忍不住自己說道：如果我的小孩子們得居一

室，那是何等的幸福呢！因見它外觀美麗，因而推想他的內容必定更有可觀。

正在驚訝的當兒，忽然聞得音樂聲，或高或低，或快或慢，縱使是加利羅主教和多利亞尼的雅樂，也相形見拙，那裏有樂器萬種，聲音各別，種種可能想到的聲音，同時都可以聽得清清楚楚，並且和着動人的歌聲。我那時見有無數人在那裏，或弄樂器，或正伸長脖子在唱歌，一時音階上的各聲，由最低而至最高，忽起忽落，沒一樣不和諧而悅耳，音調之美，真是無可比擬！況且唱歌的，他們既自樂自歌，又聽見別人的歌唱，所以快樂無極！他們所唱的歌詞是：「永福光榮的天主，全能之父，造世之神，亘古常在，以至於今，將來審判生死者！……」

我正聽到出神，忽見一隊少年，人數多至不可計算；我認識其中多人，因他們都會到過本院，但是我不識的人，居其大半。這隊人向着我行來，爲首的一個就是多明我·沙維賀；隨其後的則爲亞拉素那迪神父，基亞拉神父，瞿利多神父；又其後則爲別的神父修士，人數甚衆，並且各人率領一小隊。我自說，「我做夢嗎？我還是醒着呢？」就拍拍手，捫捫胸，以驗我所見的是否真實；這隊少年人距我七八步便立定了。我忽見電光一閃，音樂立刻停止，衆少年無不喜氣洋洋，現於顏色；多明我獨自前行幾步，和我相近，——可以伸手相接——默然不語，微笑地看着我。啊——他的容貌何等美麗呀！服飾之珍奇寶貴，沒有一樣東西足以和它比擬！長袍白於雪，綴滿了黃金鑽石，一直垂至脚面；腰束紅色闊帶，鑲上珍珠；頸項圍着花串，花是佳種，鮮明輝耀，和他紅潤的容顏互相掩映；頭上戴着玫瑰花冠；長髮如水波形，散披於肩上，愈見秀逸可愛，這等儀容，真的逼肖天神！他的同伴所着的服飾和他不同；却也美麗，一律束着紫色的腰帶。這時我幾乎不能站定，不知身在何處——多明我開口對我說：

「這樣微末的事情，便足爲奇——你不是有着大無畏精神，不怕災難，不怕強敵的人嗎！目前你的壯氣何在？爲甚麼神志昏亂，不敢和我談話呢？」

我說：「因為我不知應說什麼——那末，你真是多明我·沙維賀嗎？」

「是，難道你不認識我！」

「你怎的會到這裡來？」我很慚愧的說道。多明我柔聲說：「我來是要與你會談，我們在世會談，不知多少次了；你忘記了怎樣愛我嗎？你賜與我友愛的表記很多！我難道沒有報答過你的盛意！我難道沒有一心信託你——你害怕什麼呢？」

「我怕得很！因我不知身在何所？」

「你在真福之所！」

「天主賞報善人，是在這裡嗎？」

「我們在這裡，並不是享永久的福，只享暫時的福罷。」

「我以為這裡就是天堂了！」

「不——不是——俗眼怎能享見永久的美麗！」

「這樣的奇光，定然是天堂的光輝了！」

「不，這是本性的光；不過給天主的能力擴大罷了。」

「超性的光，一點也不能窺見嗎？」

「未享真福之前，萬萬不能；因它至微的光綫，已足夠射殺人了！」

「那麼，不能看見較這更美的本性之光嗎？」

「能，還是容易的事；——看啦！」

我注視着——即見遠處忽然閃出一線微光，閃爍流動，變態萬狀；我就閉目大叫，（李馬納神父睡於隣房，竟為我的叫聲驚醒）因為這等光亮，竟勝於太陽千百倍；這種光亮足以照遍世界。一會兒，我張眼向多

明我說：「這是什麼光？是神光嗎？」

「不，這光雖遠勝於本性的光，但不是超性的光；是本性的光給天主的能力擴大了罷。就以你所見的光，變成一個極大的圈，把它包圍世界，跟天堂的光輝相較，也不及萬分之一！」

「那麼，你在天堂所享的福，究竟是怎樣？」

「你想澈底明瞭，是萬萬不能的，必須脫離了塵世的生命才可以明白。總而言之有享見天主罷了。」

這時我已復回原神，詳察多明我和他的同伴的美麗，驚異得很就問他道：你何故穿上這件雪白光輝的衣服，多明我不答，但聽歌聲忽然又起，樂聲隨着伴和。歌詞是：「他們束起腰，白其衣於羔羊的血中。」

唱罷，我問多明我：你用紅色的帶圍於腰間，是什麼緣故？多明我不出聲；但聞亞拉素那迪神父唱：「他們是童貞，羔羊到那裡，他們就到那裡。」

我立即省悟：原來這條腰帶就是多明我保守潔德和種種犧牲的記號；因他犧牲之大，直可比於致命。我這時聽了這等妙歌，樂不可支。瞥見多明我背後的一隊少年，就問他說：他們究竟是什麼樣人？多明我仍不出聲；但是他的同伴齊聲唱說：「他們如同天主的天神，居於天上呀！」

我以爲他們既列於多明我之後，多明我當然超過他們；就說：「多明我！請你爲我解明一事；在院中死的，你是年歲至幼的，爲什麼却在一隊之首？況且只是你講話，他們却不講？」

「這是因我在同伴中年歲最長罷。」

「不，許多人是年長於你。」

「這是因院中辭世的人，我爲聖先；並且奉有使命。」

我這才明白他這回顯示的原意；因他是天主的欽使。我說：「那麼，我們談談現在最重要的事罷。」

「對，對；快說罷！因爲時光易過，我和你會面之時無多了。」

「我想你必有大事告訴我的。」

多明我就以謙遜的口吻說：「我只是受造的可憐東西罷，有什麼話可對你說。我的使命奉自天主，是天主委派我來和你會談的。」

我就直說道：「請爲我談談院中的已往、現在，及將來；且說明我愛子們的事和會中的光景！」

「我對於這幾件事，想提出來告訴於你的很多！」

「請以你所知的告訴我，先說往事吧！」

「往事不屬於我們了。」

「我有失職嗎？」

「你往日做過許多善事，請看這無數的少年！」

「看見了；人數這麼多，他們多麼快樂呀！」

「請看園門上的扁額！」

我抬眼一望，見牌上寫着：「慈幼會的花園」。

多明我說：「你所見在這裡的人，俱是慈幼會中人；他們或會受你栽培而與你有交誼的，或受你的修士及神父所扶助而爲你完成他們的聖召的，你能一一數清楚嗎？如果你的信德更大，則將來多於這些的，何止千百倍！」

我受了這譴責，張口長嘆，矢志此後決增長信德；就接着說道：「如今又怎樣？」

「多明我就舉起手中的美麗花球給與我看（這花球是紫金、玫瑰，向日葵，和長生不死的花湊成的，並且以幾枝麥穗聯綴着），說：「看清楚嗎！」

「看見了，但不明是什麼意思。」

「你把這花球分給與你的衆子，使他們人人都有，不要被他人奪去；那末，這花球將令他們得着幸福。」

「這花球究竟有什麼用意？」

「請看超性學，書裡將會告訴你！」

「超性學我是讀過了；但不知你所要我查看書中那一部份？」

「照道理說，你自會知道的。」

「我想清楚明白，請你解明這事吧！」

「你看這花，全是表明叫天主悅樂的德行！」

「什麼德行？」

「玫瑰是愛德的表記；紫金是謙德的符號；向日葵是聽命的標誌；藏底亞納花是刻苦的象徵；麥穗表明勤領聖體；百合花表現有如天神在天上的美德；那長生不死花是表示恒久的德行。」

「我親愛的多明我，你當然修過這些德行，但最能安慰你於死時的，是何種德行？」

「你的意見以爲是何種？」

「我以爲是潔德。」

「不止這樣。」

「或者在於良心正直的平安？」

「良心正直固是好事，但有更好的。」

「是在盼望天堂？」

「也不是這樣。」

「然則是那一樣？——難道是積善的寶庫？」

「不！」

我沒法猜度，就自覺喪氣，懇切的說道：「究竟是什麼呢？」

多明我答道：「實在是因慈祥大能之天主聖母的扶助！你可將這事轉告於衆同學，教他們終身求她，不可稍歇。現在你還要我有所答復的，請快說。」

「請你講論將來！」

「明年（一八七七年），你將受極大的痛苦：你的愛徒中，有六位將爲天主召往永世去——他們將被採於塵世，移植於天國的園中。然而天主也扶助你，另使其他學生和那有德的人同來。」

「會中怎麼樣？」

「若論會中，明年將發現光明燦爛的晨光，如同太陽一般的照臨四方——由東至南，由南至北。這極大的光榮，天主經已預備好了。至於你自己當小心翼翼駕駛吾主耶穌的車駕；勿因子弟們的過失而致駛出正路之外。如果你的司鐸們能熟練駕駛之法，就能够負起這個重任，而你的衆子能忠事聖母，保守天主眼前最美麗的潔德，那末前程當無限量，而無數的靈魂亦將由此而得救。」

「你肯以聖教會的事告知我嗎？」

「聖教會的命運，在天主的掌握中；天主留回這件秘密爲祂自己使用。」

「教宗庇護九世，將要怎麼樣？」

「庇護九世此後只要抵敵幾次戰爭，即可舉行加冕；由今日開始，不久即要脫離軀殼的生命，在天主手中領受應得的冠冕。至於聖教會，是堅立不能動搖的。你尚有別樣事情詢問嗎？」

「我本身的事是怎麼樣？」

「你知道還有怎樣的戰爭，必須竭力抵抗的嗎？還有說話，請快說；我沒有什麼時間和你長談了。」

我伸手要挽着我的愛子，但是他的手像空氣一般，全無着落——多明我微笑說：

「你想做什麼？」

「我怕你要離開我——你在這裡，不是和軀殼同在一起的嗎？——這個外形是什麼？」——我確實是見了多明我·沙維賀的面貌。

「你要知道：靈魂因天主的意思，雖與軀殼相離，但仍然具有它的形像；所以你見我似有頭有手，但是不能觸着我，因為我已是純然的神體，你看見我的，只是我的外貌罷。」

「懂得了，但還有一個問題，你聽着——我的衆少年確是在救靈的路上嗎？」

「若論天主所賜於你的少年，可分爲三等——請你看這三張紙片！」

他把紙交給我說：「看吧！」我展開第一張紙，見紙上寫着：「無損傷的」。其中所錄的人名，俱爲魔鬼所不能傷害，能保存天真，總沒有罪污的。這等人名很多，其中爲我所認識的當然多，但素來未見過一面的也屬不少；或者是日後才來本校的罷。他們一定是正直行事，刀斧鼎鑊在前，也不變志的。多明我給我第二張紙；我讀紙上的字是：「受損傷的」。其中所錄的人名，俱會被靈魂的仇敵——魔鬼——傷害過，並且失了天主聖寵；但因痛悔告解，他們的傷痕才得痊愈。這等人數比之前一等更多；我細讀一通，人人都是我認識的。多明我還揚着第三張紙；上面寫着：「在邪路中流連不返的」。凡在死罪中度活的人都列在裡面。我正要伸手，接取這張，但多明我不願即刻交給我，他說：

「不要着忙，等一會兒罷——如果你展開了這張紙，就要撲出一陣臭氣，不但你不能忍受，且令天主，天神，也將因這種罪惡的臭氣而難受！」

「奇怪呀！天主和天神，是不會受氣味的。」

「我要說的，是天上的神，喜歡和那些有德行和貞潔的人親近，和那些污惡不潔的人遠離。」

說時他把第三張紙給我，說：「拿這張紙，善用它，爲造福你的少年，但不要忘记剛才我給你的花球，務使人人都有，叫他們妥當保存呀！」

多明我說罷，似欲避去，就退回他的同伴中。我開紙一看，一個人名也沒有寫着；但同時我似乎看見這群人盡在眼前，心知有罪，愁苦萬分。因這群人大半是我所認識的，——或在本院，或在別校肄業而且多數平日看來是貌似善人，爲同伴中最優良的。

當我剛展開這張紙，即覺臭氣刺鼻，令人非常難受；——我以爲要被那臭氣薰死了！——霎時天昏地黑，這一切奇妙之景，立即幻化隱滅，只聽見霹靂一聲，把我驚醒了！這臭氣透入牆壁，染着我的衣服，好久還不散去；就在今日，偶一想起，立即作悶欲嘔！

我會向各處探訪，並且召集多人到來，說明這夢定非空中樓閣，是天主聖神令我明瞭衆人靈魂上的情況；但是我當然不能把這事向衆人宣佈。……」

第三章

多明我沙維賀去世後五十週年紀念。

改葬遺骸·列品的調查

一九〇七年，是多明我出世後五十週年。這個週年紀念，當然不能讓他無聲無臭地度過；所以舉行盛極一時，足以光榮這位少年聖人的慶典。週年紀念之日，在蒙多尼奧的聖堂舉行大禮彌撒；主祭者是多明我的老師法郎山西亞神父；歌唱名人巴才拉所作的追思經，由巴來爾馬及加斯地新堡市的歌詠團，蒙多尼奧鎮的居民和鎮長董事長等，都來參與大禮。這天晚上，多利諾的慈幼會總院舉行文藝的談話會，以光榮多明我的師生們在會中吟詩讀文，諸多雅趣。在閉會之前，總會長盧華神父稱獎各學生，並許可全院的人於六月八

日作省視多明我墓地的旅行，這次旅行，可爲總院已亡學生的光榮。學生八百人聯同師長們乘坐專車，到基理縣城參加彌撒，有大半數學生中領聖體。其餘步行的，在路途中且行且唱；和以音樂，直至蒙多尼奧，向多明我的遺骸致敬。去時和來時一般，在樂聲洋洋中進行，凡他們經過的地方，人民都興高彩烈。這也是多利諾總院的一大喜事；因爲所慶祝的人，是總院中的兩輩同學，而且是實行鮑斯高神父生平所常說「奉事天主於聖樂之中」的箴言。

光榮多明我的文藝會，在歐美二洲的慈幼會院，大都舉行。他們表揚多明我是模範的學生，忠信的朋友；他的聖人的行爲，和所顯的靈異；都可以策勵學生們趨向善良，同時亦可輔導師長的教育。因爲鮑斯高神父自從一八五七年送了他的愛子升天，他自己亦在世活了三十年，又去和愛子相會於聖人們之中；自此以後，他便不能親自施教了。

文藝會的節目，當然各處皆同；惟有一處獨具特色——就是鄧佐兒小印度人的文藝會。慈幼會在那裡建設分院未久，所收的貧兒數目亦有限。當時是這樣，因該院院長向兒童們講論多明我的清潔和熱心；並說各處地方爲光榮他起見，將舉行慶祝典禮；我們在這裡不能有所作爲；因你們年紀幼小，況且多明我的傳記亦未譯爲「達末爾文」。……那知這班兒童伶俐活潑，總不理會，自己決意暗中舉行慶祝。於是晚間靜中走入課堂，把一隻桌子架在二凳之上，桌上再加一椅，然後盡把他們所有的瓶子，放在桌上，瓶中插上花卉蠟燭；又將報紙中的多明我像剪出，貼上硬紙，供於椅上，如同坐在寶座一般。衆兒童就點着蠟燭，邀請師長參與慶祝；他們圍坐地上，唱盡他們所能唱之聖歌（可有一句鐘之久）。院長於是大大讚賞這群小印度人，並說多明我在天之靈，聞他們的歌聲而降福他們。……後來祈禱完畢，才返臥房就寢；據說這一夜，他們都會夢見多明我和衆天神。

一九〇七年的大事，就是遷葬多明我的遺骸。在一九〇六年，即已興工開掘，各處慈幼會院的學生，籌

集款項製成一具適宜的棺槨，停置小堂的墳墓上。這小堂先行大加修理，工程幾乎等於重建；牆上飾以畫像，增築高峻的鐘樓。堂內築一白石祭台，上面供着進教之佑聖母的像——這是母佑會的修女所贈。兩旁分懸法彼益及巴斯弟益二聖人的像，非常美觀——這兩位聖人，是蒙多尼奧居民特加敬愛的。到了一九〇七年七月廿六日，多明我的遺骸便遷葬在預定了的墳墓裡。這墳墓在小堂內的右側，上面寫着的格言是：

「我工作的時間無幾，而此微勞的代價，却博得永久的安息！」

蒙多尼奧居民俱來參與遷葬的盛典。地政局為紀念這事，給一條街道命名為多明我·沙維賀路為紀念。

在多數人的腦海中，發生一種由萌芽而到成熟的主意：「這少年在去世時，已負聖德的盛名，為他人轉求，力量也很大；要將他列入聖品，現在不就是機會嗎？義國包老孺的樞機多明我·斯汪伯總主教，鼓吹這種理想，使之一步一步的實現。他在一九〇一年便寄信給盧華神父，略謂：「我盼望天主不久就要光榮這位新類斯·公撒格，使之成為撒肋爵院衆學生的模範……」一九〇七年五月，這位樞機主教又在法益若恤貧聯合會會場中發表演說：「多利諾總主教要開始調查這位天主的少年侍臣的生平事蹟，和他的聖德。然後提議寄信感謝多利諾總主教；這件提案在議會一致通過，當即在會場中發信，署名的頃刻有八百人。」

着手調查列品的事，不獨義國北部人民急願看見，就是整個半島——拿畢勒斯，加波，以至西西里，如加大納的民衆，莫不同一心理。

感謝天主！所有願見多明我供於祭台上者的請願，竟蒙垂允了。一九〇八年四月四日——遵奉樞機總主教奧斯定利開彌的命，多利諾總主教開始在主教區內調查慈幼會總院的學生多明我·沙維賀的生平事蹟，及聖德。一九三三年七月九日，教宗庇護十一世宣佈多明我為可敬者。列入真福品的手續，進展甚速；想不久之將來，我們即可見祭台上供此少年模範者的像了。

他的遺骸現存於多利諾母佑大堂內，和他的良師聖若望·鮑斯高的遺骸相距不遠。

（完）

慈幼印書館出版 適合青年閱讀之定期刊物

1. **新青年小說叢書 第四輯**(第十九種至第廿四種)
本編精選各國常識豐富，思想純正，饒於趣味的小說。每二月出版一種，三十二開本(19×13公分)，篇幅自一百頁至一百六十頁。零售每本一元，全輯合購，特價五元五角。
2. **公教小讀物叢刊 第三卷**(第廿五號至第卅六號)
本刊內容計分教理、教律、禮典、公進知識、公教史、聖經研究、殉道誌、傳記、傳教生活、小說等。每月出版一種，袖珍本(16×11公分)，篇幅自六十頁至一百頁，零售每本五角，全卷合購，特價五元五角，另於耶穌聖誕附贈新日曆一本。
3. **新青年戲劇叢書 第一輯**(第一種至第六種)
本編精選中外富於教育意味，且適合學校環境上演的劇本。內分宗教劇、教育劇及諧劇三種。每二月出版一種，袖珍本(16×11公分)，篇幅六十頁至一百頁，零售每本八角，全輯特價四元。

-
- ⊖ 各類叢書，為優待訂戶起見，免收郵費。
 - ⊖ 各書一律按照印刷品寄遞；若為穩妥計，掛號寄發，(1)與(3)兩種，全年各加郵費二元；第(2)種，全年加郵費四元。
 - ⊖ 訂閱及辦事處：澳門風順堂街十六號，慈幼印書館。
 - ⊖ 代理處：香港干諾道中皇帝行二樓，真理學會。

蘇冠明主編
青年叢書
第一種

？嗎樣這是你，年青

DOMINICUS SAVIO

版權所有
翻印必究

每冊實價六角

(外埠酌加郵費匯費)

原著者 S. Joannes Bosco

譯者 陳伯康 蘇冠明

發行者 慈幼印書館

印刷者 澳門慈幼印書館

發行所 慈幼印書館

上海·杭州路七四零號
香港·西營盤第三街一七九號
澳門·風順堂街十六號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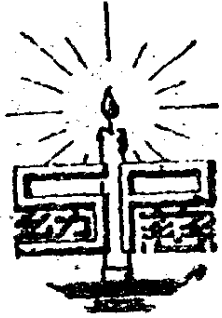
中華民國三十六年十二月再版

(本書校對者 J. T.)

24
273140
(5)

4

273140
(5)



[Empty rectangular box]

C-1